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禮記義疏卷四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待詔臣胡士震

謄録監生臣蔣錦城

欽定禮記義疏卷四十一

玉藻第十三之一

正義孔氏頴達曰案鄭目録云名曰玉藻者以其記天子服冕之事也冕之旒以藻紃為之貫玉為飾此於别録屬通論

通論范氏鍾曰玉藻一篇巨細兼舉文若不類然錯綜而觀固雜而不越也天子受命於天羣臣受

命於君身者天下之本元首又身之本冕以莊其首服以章其身祭極敬朝極辨各有常儀一飲食一言動各有常度及天時少愆遽為之變禮深自抑損故涖卜之嚴齋車之式所以敬天也居寢有常風雷必變所以畏天也將適公所齊戒沐浴事君如事天惟能事上斯能臨下矣君子者通上下而言之也鳴玉搢笏比德之意雖同然隆殺屈伸理一而分殊矣自侍坐之始至禮成而退中間賜

食侑食賜爵受爵醬醋齊之授尊罍之設皆有節法冠一也而品彙有差服一也而名制有别動容周旋於禮之中行有環佩之音車有鸞和之聲禮之所興衆之所治外朝濟濟矣而内之命服皆有章百僚師師矣而童子之飾亦有節殺核之微而少長賔主無敢慢賜獻之項而車馬服食不敢輕交際會盟各有攸當愛親事上而命呼門閾之必謹君大夫士而步武几席之必中曲務細行無一物

不在禮此禮義所以養人之欲也凡行容以下乃總結上文條目舉凡言例必汲汲於廟與朝葢先立乎其大者餘可槩見也舉踵行坐莫非足容拱揖秉持莫非手容稱謂擯詔莫非言容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其委蛇繁密略與少儀曲禮相似而王藻閎深矣

案王藻者特取首二字以名篇耳其義固不止此

劉向别錄與曲禮少儀並屬制度得之

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藻本又作璪音早旒力求反邃雖醉反深也延如字又作綖卷音衮

正義鄭氏康成曰祭先王之服也孔疏司服云享先王則衮冕雜采曰藻孔疏藻謂雜采之絲繩以貫於玉以玉飾藻故云玉藻也天子以五采藻為旒旒有十二孔疏前後各十二旒前後邃延者言皆出冕前後而垂也孔疏十二旒在前後垂而深邃以延覆冕上也天子齊肩孔疏旒十有二就每一就貫以玉就間相去一寸則旒長尺二寸故垂而齊肩言天子齊肩則諸侯以下各有差降則九玉者九寸七玉者七寸以下皆依旒數垂而長短為差延冕上覆也孔疏以三十升布染

之為玄覆於板上相著為一玄表纁裏孔疏周禮三弁師注延冕之覆在上是也入為纁四入為朱朱纁同類龍卷畫龍於衣字或作袞孔疏卷謂卷曲畫此龍形卷曲於衣以祭宗廟司服及覲禮卷皆作袞 周氏諝曰十二者天之數變化者天之道十有二旒則天數也龍袞體天道也則天數體天道然後為可以祭然服有六冕止於五內大裘而外袞衣則雖祭天可也特以其對玄端而祭故龍袞為祭先王而玄端為祭先君 陳氏祥道曰表之玄也地道之所以升裏之朱也天道之所以降聖

人南面而聽天下方而昂之以象其升於北圓而俛之以象其降於南乃其所也然名之曰冕象其與萬物交者為主故也　方氏慤曰冕必旒所以蔽明而示內視也後亦設之者有戒慎乎其所不覩之意旒以十二為節惟天子為能備天數也　馬氏晞孟曰冕之為物後方而前圓後仰而前俛有延在上有旒在下視之則延長察之則深邃

通論賈氏公彦曰傳曰天子升龍諸侯降龍以此言

之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則天子升降俱有諸侯直有降龍而已此據衣服若諸侯建旂則畫交龍升降俱有　馬氏晞孟曰冕止於五則大裘而冕與袞冕一矣蓋祀昊天則大裘而加冕享先王則服袞而已周官於祀昊天不言袞則用袞可知也記於龍袞言以祭不言所祭則昊天先王可知也先儒有云大裘無袞而其冕無旒不知何據　馬氏端臨曰冕無旒者乃一命之服蓋子男之國為大夫者服之其秩至

畢以天子祀天之冕而下同於子男之大夫乎　楊氏復曰祀天祀先王皆十二旒旒十二玉祀先公鷩冕則九旒旒十二玉祀四望山川毳冕則七旒旒十二玉體有輕重則繅旒有隆殺惟祀天祀先王皆致其隆不容有所輕重也

總論孔氏頴達曰自此至食無樂一節總論天子祭廟朝日及日視朝并饌食牲牢酒醴及動作之事并明凶年貶降之禮

袞冕五則服亦五天子服五陽也王后服六陰也周禮天子無六服名鄭氏加以大裘故謂之六其實冬內必用裘夏內必用葛司裘言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司服言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總言冬至祭天必服大裘而加衮服耳非以大裘別為一服也

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端鄭讀冕馬如字下

諸侯玄端同朝直遥反下並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朝日春分之時也東門南門皆謂國門也孔疏朝事儀云帥諸侯朝日於東郊故知東門是國城東門孝經緯云明堂在國之陽故知南門亦謂國城南門也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孔疏考工記云夏后氏世室注云謂宗廟殷人重屋注云謂正寢周人明堂鄭云三代各舉其一明其制同也又周書亦云宗廟路寢明堂其制同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孔疏月令孟春居青陽左个仲春居青陽太廟季春居青陽右个以下所居各有其處是也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孔疏亦如明堂每月異所方氏慤曰日生於東故朝日於東門之外日月合於朔陰陽交於南

故聽朔於南門之外即明堂是也必曰門之外者亦猶迎氣之於郊歟

通論孔氏穎達曰每月以朔告神謂之告朔論語告朔之餼羊是也於時聽治此月朔之事謂之聽朔此玉藻文是也聽朔又謂之視朔文十六年公四不視朔是也告朔又謂之告月文六年閏月不告月是也又謂之朝廟文六年云猶朝於廟是也又謂之朝正襄二十九年釋不朝正於廟是也　張子曰據玉藻

天子聽朔於明堂諸侯則於太廟就告朔之處告祖而行　馬氏睎孟曰覲禮天子拜日於東門之外祀日於南門之外祀月於北門之外祭日於東祭月於西然朝日非不於南不載於記夕月非不於西不見於覲禮日陽也以始事爲功而主於東月陰也以終事爲功而主於北故也　又曰告朔告於廟聽朔聽其事天子告朔於廟明其受之於祖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端當爲冕字之誤也孔疏凡衣服皮弁尊次以

諸侯之朝服次以玄端案下諸侯皮弁聽朔朝服視朝是視朝之服卑於聽朔今天子皮弁視朝若玄端聽朔則是聽朔之服卑於視朝與諸侯不類且聽朔大視朝小故知端當為冕玄衣而冕冕服之下　孔氏頴達曰案宗伯實柴祀日月星辰則日月爲中祀而用玄冕者以天神尚質故也　方氏慤曰經有曰玄冕有曰玄冠何也蓋玄端者祭服燕服之總名衣玄衣而加玄冕則爲祭服衣玄衣而加玄冠則爲燕服或冠冕通謂之端玄端而朝日則是加玄冕者也玄端而居則是加玄冠者也　馬氏睎

孟曰周之朝日王搢大圭執鎮圭而圭之藻藉有五采五就乘龍載大旂而旂之象有日月交龍其壇曰王宫其燎則實柴其牲幣則尚赤其樂則黄鍾大吕雲門而與祀天神上帝者大縣同矣服不以衮冕而以齊燕之玄端祀羣小祀之玄冕豈禮所謂稱也國語曰天子大采朝日虞以大采為五色之繅藉而其服則衮其説是也然記稱朝日以玄端蓋非周禮也鄭氏易玄端以玄冕誤會周禮也

案玄端以方幅為名朝祭之服亦然其别者不畫則止謂之端畫則曰衮曰驚曰毳曰希曰玄而無端名此記言玄端鄭氏由下皮弁視朝推之而以爲冕然朝日爲中祭不應服祭羣小祀之玄冕故又疑玄端朝日非周禮謂鄭不當改端爲冕方氏又即鄭説而小變之以爲玄端而加玄冕則亦鄭説耳或又謂玄端即指有畫者言以為玄端即衮冕此與周禮言衮言驚之例不符要惟鄭孔為近似但朝日玄冕究未

敢妄特並存之以備考云

存異鄭氏康成曰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孔疏以告朔禮略故用特牛月令每月云其帝其神故知皆告以在明堂中故知配以文武或以武王配五神於下非也

案天子聽朔於明堂告朔亦必於廟則告朔時其帝及神不與也且明堂饗帝配以文王故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武王不與也鄭氏創其說而孔氏附之非矣

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闔胡獵反扉音非

正義鄭氏康成曰閏月非常月也聽其朔於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孔疏案太史云閏月詔王居門終月是還處路寢門終竟一月所聽之事於一日耳其餘日則居燕寢也　孔氏穎達曰閏非常月無恒居之處故在明堂門中聽朔於明堂門反居路寢門

通論孔氏穎達曰皇氏云明堂有四門即路寢亦有四門閏月各居其時當方之門

案闔門當依鄭注爲明堂門中無疑但聽朔於明堂

者暫而一月之事非可卒辦故注又云還處路寢門

終月還處亦謂聽事於寢門之中非寢於寢門之中

也周官六寢惟小寢五爲休息之所五寢以時分不

以月分則閏月何嘗無所繫之時乎闔左扉何也蓋

月令明堂凡孟月居左而季月居右義取乎天之左

旋耳至閏月則前月之氣已過後月之氣方來故闔

左以送前月開右以迎後月禮之時爲大而順次之

者固當如是非獨爲左陽而右陰也路門布政之門

聽朔於明堂而闔左扉還處於路門而亦必闔左扉矣

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餕奏而食日少牢朔月太牢五飲上水漿酒醴酏餕音俊大音泰酏以支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餕食朝之餘也奏奏樂也上水水為上餘其次之　孔氏穎達曰天子既著皮弁視朝遂以皮弁而朝食所以敬養身體至日中之時還著皮弁而餕朝之餘食餕尚奏樂即朝食奏樂可知也

月朔禮大故加用大牢周禮大司樂云王大食令奏鐘鼓　方氏慤曰以朝服而食不敢慢於所養也日中餕朝之餘不敢厚於所養也奏而食周官膳夫掌王之食飲以樂侑食所以和其心志而助氣體之養也日少牢朔月大牢所以爲豐儉之節且重朔故也前於朔言聽此於朝言視聽主有所受於上視主有所明於下味以淡爲本上水則貴本故也　周氏諝曰皮弁之服白布衣積素以爲裳弁用皮者貴自然

也衣白而裳素者貴其潔且明也
餘論陸氏佃曰日中言奏而食則夕食不以樂侑然
猶祭也故曰夕深衣祭牢肉周官王日一舉鼎十有
二物楚語天子舉以大牢祀以會其舉謂朔月月半
以盛者言之鼎十二物不必皆大牢也禮君無故不
殺牛則王雖尊不應日殺牛天子言飲諸侯言俎簋
飲養陽氣食養陰氣也
案凡殺牲盛饌即曰舉周禮日舉即此日少牢也楚

語舉以大宰即此朔月大牢也又此五飲皆常飲也故於六飲去涼醷涼者氷水夏暑飲之非常飲也醷酸亦醢之類非常飲也而加酒以酒養人氣血可常飲也

卒食玄端而居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御瞽幾聲之上下瞽音古上時掌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天子服玄端燕居也左史右史其書春秋尚書其存者孔疏春秋是動作之事故以當左史所書左陽陽主動尚書記

言誥之事故以當右史所書右陰陰主靜也瞽樂人也孔疏御侍也以瞽人侍側幾猶察也察其哀樂孔疏政和則樂聲樂政酷則樂聲哀察其哀樂防君之失

通論孔氏穎達曰周禮五史無左史右史之名襄二十五年傳大史書曰崔杼弒其君是記動作之事則大史爲左史也僖二十八年傳王命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是言語之事故為右史酒誥云矧大史友內史友鄭注掌記言記行是內史記言大史記行也此論正法若其有闕則得交相攝代春秋之時

特置左史右史襄十四年左史謂魏莊子昭十二年楚左史倚相是也藝文志及六藝論云右史記事左史記言與此正反　陳氏祥道曰古者端衣或施之於冕或施之於冠樂記魏文侯端冕而聽古樂此施之於冕者也冠禮冠者玄端緇布冠既冠易服服玄冠玄端内則子事父母冠緌纓端韠紳公西華曰端章甫以至晉侯端委以入武宮晏平仲端委以立於虎門此施之於冠者也蓋玄端齊服也諸侯與士以

爲祭服玉藻玄端以祭特牲冠玄端是也大夫士以爲私朝之服玉藻朝玄端是也天子至士亦以爲燕服玉藻天子卒食玄端而居内則事父母端韠是也然則端衣所用固不一矣　陸氏佃曰諸侯言夕深衣舉輕天子言卒食玄端而居舉重互相挾則天子夕亦深衣諸侯卒食亦玄端而居左史右史諸侯亦應如此諸侯言行或愧於書天子言幾聲諸侯言定體善言卜幾聲精矣

存異陳氏祥道曰周官典同言高聲碮下聲肆正聲緩則所謂中聲者一適於正緩而已蓋樂以中聲爲本而一上一下非所以爲中也古者神瞽考中聲以作樂蓋本諸此然則御瞽察樂有不以中聲爲量乎上非中下亦非中御瞽在所幾焉若夫不上不下而要宿於中則中和之紀於是乎在尚何幾察為哉

案周官對正聲而言故高下俱失其正若謂上下則幾而中聲即可不幾則神瞽之所考者謂何陳氏之

論似是而非且此記特辨其哀樂以知政之得失耳與中聲之義又有别矣

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

正義鄭氏康成曰自貶損也　孔氏穎達曰周禮司服大札大荒大烖素服鄭注大札疫病也大荒饑饉也大烖水火也　此天子諸侯罪已之義

通論孔氏穎達曰素服者謂素衣故下文諸侯年不順成君衣布與此互文也其臣下助君禱請之時乃

素故司服玄端素端注云為札荒有所禱請也　馬氏晞孟曰順在氣成在物不順則逆而水旱至焉不成則虧而饑饉至焉周官司服大荒素服大司徒荒政蕃樂大司樂大凶弛縣雜記凶年乗駑馬皆憂以天下故也

總論范氏鍾曰自天子玉藻至食無樂此天子之儀十二天數也旒必象焉變化天道也龍卷象焉尊祖配天以是而祭可以對越上帝來格祖考矣東者日

之所出向明而治閏必變而從時皆天道也皮弁以食順以質也餕食之餘自損挹也日少牢崇儉也朔月大牢敬始也朔言聽受命於天也朝言視中正以觀天下也五飲水之為上原本而反始也燕居而齊服戒謹恐懼於不覩不聞也言動有書表儀天下也幾聲以察治忽聲音與政通惟樂不可以偽為也年不順成遽自貶損憂以天下也一衣服飲食動作起居雍雍肅肅周旋中禮矣

諸侯玄端以祭裨冕以朝皮弁以聽朔於大廟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裨婢支反大音泰

正義鄭氏康成曰玄端祭先君也孔疏與上天子龍卷以祭其文相類故知祭先君也鄭注王制玄衣養老云玄衣素裳天子之燕服為諸侯之朝服天子諸侯以朱為裳上士以玄為裳中士以黃為裳下士以雜色為裳則名玄端不得名朝服裨冕朝天子也公衮侯伯鷩子男毳也孔疏案覲禮侯氏裨冕鄭注裨之為言埤也天子六服大裘為上其餘為裨是以總云裨冕皮弁下天子也孔疏以天子用玄冕諸侯用皮弁故云下天子也此內朝路寢門外之正朝孔疏以下文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故

知此路寢門外朝　天子諸侯皆三朝孔疏太僕掌燕朝之服位注燕朝朝於路寢之庭是一也司士正朝儀之位注此王日視朝事於路門外是二也朝士掌外朝之法注外朝在庫門之外皋門之内是三也諸侯三朝已見於文王世子疏　劉氏彝曰天子聽朔於明堂而頒其正朔於天下諸侯受而藏諸大廟每月之吉則以餼羊告朔祭於大廟因而聽其月朔之政則服皮弁焉

存疑鄭氏康成曰端亦當為冕孔疏玄端賤於皮弁下文皮弁聽朔於大廟不應玄端以祭先君故知亦當為玄冕　孔氏穎達曰行此禮天子於

明堂諸侯於大祖廟訖然後祭於諸廟謂之朝享司尊彝云朝享是也聽朔又謂之月祭祭法云皆月祭是也案朝享月祭與告朔無干 戴氏侗曰裨冕服之次諸侯朝天子則降而服其次如公當衮則服鷩侯伯當鷩則服毳 馬氏睎孟曰周諸侯之衣服禮儀皆以命數為節而諸侯相見亦用朝王之圭藉豈祭不以朝王之裨冕特降之以從玄冕乎殆不然矣公西華曰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則端玄端也孔子冠章甫

之冠而公西華亦以端章甫為禮記者所以有玄端以祭之說歟

存異鄭氏康成曰諸侯祭宗廟之服惟魯與天子同 孔疏案明堂位君卷冕立於阼此謂祭文王周公之廟得用天子之禮祭魯公以下則亦玄冕 方氏慤曰內朝亦曰燕朝以其别於外朝故曰內以其别於治朝故曰燕視止於內朝者常朝也故以日言之 案燕朝為路門內之朝此記指路門外之朝疏說甚明方氏之說非也

辨正陳氏祥道曰記曰齊之玄也以陰幽思也故祭

之冕服皆玄齊之端衣亦玄儀禮大夫祭以朝服士祭以玄端冠禮冠者服玄端雜記公襲朝服一玄端一繸禮自堂受玄端則朝服玄端異矣玄端皆玄裳或黄裳雜裳可也未聞以素裳也鄭注云朝服冠玄端素裳此說無據案士冠禮朝服素韠特牲玄端爵韠是異以韠不以裳案天子之服必十二章以則天數上公則止九章鄭據左傳三辰旗旂句謂登日月星於旂則服去三章而止九將畫黼於扆畫雉於門而山節藻棁服并去

此四章而五乎上公九命九章自衮冕而下侯伯七命七章自鷩冕而下子男五命五章自毳冕而下大國之孤四命自希冕而下卿大夫不過三命自玄冕而下士一命無冕自皮弁而下此皆在外者也其在内則三公八命猶鷩冕故曰三公一命衮卿六命猶毳冕大夫四命猶希冕上士三命乃玄冕在内屈也其出封則皆加一命在外伸也未出封加衮以前則在内公卿之冕服自應比在外諸侯降一等既出封

以後則冕服繫王命所加入朝時自應如周禮大行人九儀之命上公九章而服衮侯伯七章而服鷩子男五章而服毳夫亦何嫌而必降服其次如戴所云乎出封加命之諸侯若以入朝而必降其服將何以别於在內公卿未之加命者乎且裨有埤陪之義又卑也副也凡冕以一上者為正其餘卑者為裨天子衮冕十二旒為主為正衮冕而下為副為陪諸侯冕服通稱裨冕王朝卿大夫士亦如之故曽子問云大

祝禆冕又云大宰大宗大祝皆禆冕覲禮云侯氏禆冕侯氏以入朝而見屈於王豈大宰大宗大祝亦必降服其次乎其總稱禆冕者以服衮服鷩服毳之諸侯同時入覲服章非一故以禆冕括之亦猶五玉總稱為瑞云爾況弁師天子十有二玉朱子謂天子雖與諸侯同冕而旒皆十二玉則與上公衮冕九旒九玉自有分辨鄭孔之説何疑焉至魯君用天子車服乃僖公所僭與魯公何與鄭孔附會則非

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辨如字徐扶免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辨色始入羣臣也入入應門也辨猶正也別也小寢燕寢也釋服服玄端孔疏據君故服玄端若卿大夫釋服服深衣　陳氏祥道曰詩曰夜鄉晨言觀其旂臣辨色始入之時也又曰東方明矣朝既盈矣君日出而視之之時也朝以先為勤以後為逸退以先為逸以後為勤今朝而臣先於君所以明分守退而君後

於臣所以防怠荒　劉氏彝曰大夫有政不敢自達者必入路寢之朝以請於君也故大夫未退則君不敢適小寢古之君臣同心同德以憂國事而君不恃其尊大以自暇逸三代之臣所以忠厚勤瘁於後世葢有所自焉　陳氏澔曰視朝而見羣臣所以通上下之情聽政而適路寢所以決可否之計

案視朝於路寢門外立而行禮而已禮畢君入路寢門聽政大夫就寢門外左右六府各治其事周禮大

僕所謂掌君命之出入諸臣之復逆全在於此臣有所奏告大僕引而入君有所命使大僕傳而出獻可替否反覆商確恒歷數時故臣曰夙夜在公必大夫皆退而後君適小寢釋服也

存疑孔氏穎達曰應門之內則路門之外諸侯中門為應門外有皋門若魯則雉庫路入者入雉門也

案諸侯無皋門疏誤

又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朔月少牢

五俎四簋子卯稷食菜羹夫人與君同庖稷食食音嗣庖步交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食必復朝服所以敬養身也三俎豕魚腊孔疏約特牲禮故知豕魚腊也祭牢肉異於始殺也孔疏早起初殺之時將食先祭肺以周人重肺至夕將食之時切牢肉為小段而祭之故云異於始殺天子言日中諸侯言夕天子言餕諸侯言祭牢肉互相挾孔疏天子言日中諸侯亦當有日中諸侯言夕則天子亦有夕天子言餕則諸侯亦餕諸侯言祭牢肉則天子亦祭五俎加羊與其腸胃也孔疏約少牢禮五俎但少牢祭神加羊與膚為五此人君所食無膚而有腸胃也朔月四簋則日食稻粱各一簋而

已孔疏以朔月四簋故知日食二簋以稻粱羮物故知各一簋稷食菜羮忌日貶也孔疏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無道被誅後王以為忌日夫人與君同庖不特殺也孔疏夫人與君同庖則后亦與王同庖可知方氏慤曰牛羊豕為大牢羊豕為少牢諸侯朔月少牢以見日所食特牲三俎者或羊或豕而已案特牲用豕此傳寫之誤深衣燕居之服由朝至夕則可以燕矣故夕深衣而燕食焉朔月少牢固以降於天子亦以無故不殺羊故也俎薦牲肉天産故用陽數之奇簋盛黍稷地産故用陰數之耦

五俎四簋則以朔月故倍常也君之常膳非不以稷為食特以稻粱為上而稷為之次耳非不以菜為羮特以雞犬為胾而菜為芼耳今乃食止以其次羮止以其芼則以疾日當自貶故也夫人與君同庖與共牢而食同義

通論孔氏穎達曰以此而推天子朔月大牢當六簋黍稷稻粱麥苽各一簋若盛舉則八簋故小雅陳饋八簋當加以稻粱此常食也若禮食則兼用簠簋數更

多公食大夫禮簠盛稻粱下大夫六簋上大夫八簋

周禮掌客上公簠十侯伯八子男六簋則俱十二

存疑方氏慤曰周官膳夫王燕食則奉膳贊祭王荆公謂燕食有魚鳥之膳非祭朝食之餘禮餕餘不祭以餘膳祭非敬也此言日中與夕則燕食爾而曰祭牢肉者由周以前質略故也

存異陸氏佃曰深衣敘祭牢肉之上則夕亦以此食矣夕燕居之時雖天子亦深衣易曰君子以嚮晦入

燕息若端朝事也

案周官膳夫贊祭注言奉朝之餘膳所祭者牢肉則與此正同蓋朝所祭者肺此所祭者牢肉就全牲言則以此為朝食之餘非前所食者之餘也王安石以餕餘不祭疑此所祭者是魚鳥非牢肉誤矣又上文玄端敘卒食之下是可知天子雖卒食猶朝服卒食後乃玄端也而陸氏佃顧謂天子亦夕深衣何耶且下朝玄端夕深衣據大夫士而言正以不敢上同於

天子卲其辨也豈以相備哉

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君子遠庖廚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遠於萬反踐依注作翦子淺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故謂祭祀之屬孔疏若賓客饗飯亦在其中故云祭祀之屬踐當為翦聲之誤也翦猶殺也　孔氏頴達曰弗身踐此謂尋常若祭祀之事則身自為之故楚語云禘郊之事天子自射其牲又封羊擊豕是也　方氏慤曰庖宰殺之所廚烹飪之所　應氏鏞曰無故

不殺仁也君大夫士必有辨禮也有故而殺禮也遠之而弗身踐仁也君子遠庖廚蓋古有是語孟子亦引之

存異孔氏穎達曰此君惟據諸侯以天子日食大牢無故得殺牛也無故不殺羊亦諸侯大夫也若天子大夫有故得殺牛　陸氏佃曰踐如字血氣之類蓋若螻蟻

案孔謂天子日殺一牛顯與本文曰少牢朔月大牢

背陸謂螻蟻不可踏則婦人之仁矣

至於八月不雨君不舉年不順成君衣布搢本關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土功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衣於既反搢徐音箭又如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君不舉者為旱變也君衣布以下皆為凶年變也衣布者謂若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是也孔疏為國之破亂與凶年同故引之搢本去珽荼佩士笏也士以竹為笏飾本以象關梁不租此周禮也殷則關

但譏而不征孔疏雖非凶年亦不課税列之言遮列也雖不賦猶為之禁不得非時取也孔疏恐有傷損於物不賦斂也造謂作新也

孔氏頴達曰此論諸侯及卿大夫遭凶年之禮關謂關門梁謂津梁租謂課税以其凶年故不課税

馬氏睎孟曰古人謂辰角見而雨畢則至於八月不雨者終無雨而萬寶莫期乎成矣此君所以不舉喪服以布士笏以本衣布所以致憂搢本所以自貶不租不賦所以寛民財司關凶札則無關門之征是也

土功不興所以寛民力司徒荒政弛役是也關以通陸梁以通川大夫不得造車而繼之以馬者造車而馬從之也　朱氏申曰關梁人之所運其利微故其稅曰租山澤地之所産其利博故曰賦　輔氏廣曰土功謂築城壘浚河湟大夫不造車馬則君不得為宫室可知

通論馬氏晞孟曰周官司書言賦而終之以凡稅斂掌交言九稅而餘官言九賦司徒言征而繼之以賦

載師言賦而繼之以税則税者以地取之也征者以正取之也斂則收而聚之賦則取而布之租則取之不可以悉税者取之以道征者取之以義斂者取之以事賦者取之法租者取之戒其言不同相備故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至於八月建子之月盡建未之月也孔疏文公十年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傳云不曰旱不成災也 春秋之義周之春夏無雨未能成災至秋秀實之時而無雨則雩雩而得雨則書雩喜祀有益也雩而不得雨則書旱明

災成也　劉氏彝曰洪範庶徵三代之明訓也君人者知其由己之致也反躬自訟不御正寢不進常膳食不舉樂春秋所以書正月至於七月不雨或書大旱或書大雩或書又雩皆因其違禮違天之實跡書以見其咎徵也三傳弗達聖人之意乃曰不為災故不書旱豈有不雨者七月而不為災者此曰至於八月不雨君不舉後儒惑於三傳不然則誤且繆矣

孔氏穎達曰土功不興謂人食不得滿二鬴之歲若

人食二鬴則猶興土功均人云豐年旬用三日中年用二日無年用一日廩人云人食四鬴上三鬴中二鬴下是無年猶有一日之役也案年不順成亦大槩謂凶歲耳不興土功謂不造城郭宮室若無年猶有一日之役則凡小力役亦是不必土功也案周八月夏六月孟子所謂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者言至此月不雨尚未至年不順成也而君已為之不舉見其敬天勤民之至若據春秋至七月不雨不為災至八月乃為災而君不舉之說猶未協經義

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

正義鄭氏康成曰定龜謂靈射之屬所當用者定墨視兆坼也定體視兆所得也周公曰體王其無害孔疏此尚書金縢文　孔氏穎達曰龜人云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靁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色謂天龜玄地龜黄東青西白南赤北黑也體則俯者靈仰者繹前弇果後弇獵左倪靁右倪若定者定其所當用謂卜祭

天用靈祭地用射射則繹也春用果秋用靁之屬占人云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注云體兆象也色兆氣也墨兆廣也坼兆璺也凡卜必以墨畫龜求其吉兆若龜從墨而大坼稱為兆廣從墨裂其傍岐細出稱為兆璺君定體者謂五行之兆象既得兆體君定其體之吉凶尊者視大卑者視小也　朱子曰占龜土兆大橫木兆直金兆從右邪上火兆從左邪上水兆曲或曰火兆直木兆從左邪上　案此即五行之

兆象以大小長短明暗為吉凶或占凶事又以短小為吉又有旋者吉大横吉案君定體即以此定其吉凶

通論方氏慤曰周官言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其序與此不同者彼以尊卑之序言此以先後之序言故也

存疑吳氏澄曰墨謂既坼之後以墨塗之坼大者食墨粲然可見坼微者墨不能入故但占其坼而已

案古卜法今不傳如孔疏則史先就龜腹板為圖如

書言我卜瀍水東澗水西又卜瀍水東惟洛食是必圖瀍澗洛水地勢之形而龜之坼如墨所指則吉也如吳氏說乃既坼後加以墨全非史所能定矣疑疏說猶為近之

君羔幦虎犆大夫齊車鹿幦豹犆朝車士齊車鹿幦豹犆

孔云君下或有齊字幦音覓詩作幭周禮作幎徐苦狄反犆依注音直齊音齋上鹿字或作豹

正義鄭氏康成曰幦覆苓也

孔疏苓即式也詩大雅鞹鞃淺幭毛傳云幭覆式幭即幦也又周禮巾車作幎但古字耳三者同也知幦是覆苓者少儀云負良綏申之面拖諸幦是也

犆讀皆如直謂緣也此君齊車之飾孔疏以大夫及士皆云齊車故知此君齊車之飾臣之朝車與齊車同飾孔疏據此則君之朝車與齊車異飾也但無文以言之孔氏穎達曰此論君及大夫士等齊車朝車所飾之物尊卑不同皇氏云君謂天子諸侯詩淺幭以虎皮為幭此或緣以虎皮即謂之淺幭歟

陳氏祥道曰軾之制有衡以橫乎上有犆以直乎下譬若席然施諸軾上其禮有等其用有辨虎以其威猛而有義也羔以其不黨跪乳而有禮也麛以其善

接其類而有仁也豹之於虎其為威小矣齊於朝其為禮異矣故諸侯覲王虎淺幦齊則羔幦虎飾而已士之齊車鹿幦豹飾則朝車之幦與飾不以鹿豹而大夫齊車朝車皆鹿幦豹飾者屈於君故也　方氏慤曰周官巾車金路封同姓象路封異姓齊右謂金路為齊車則王固以金路齊也王如此則同姓從可知言同姓以金路則異姓以象路可知由此推之大夫之車則墨車是也士之車則棧車是也　吳氏澄

曰朝車者大夫之朝車也蒙上文大夫之齊車用鹿皮爲簈豹皮爲飾而其朝車及士之齊車亦皆鹿皮豹犆也言朝車者恐人疑其朝車之與齊車異飾也言士齊車者恐人疑士之齊車與大夫異飾也故重出鹿簈豹犆四字而不殺其文云　徐氏師曾曰鹿善羣豹文炳取其恊恭而有文也

存疑孔氏頴達曰車式以芩爲之有豎者有横者故考工記注云轛式之植者衡者也　又曰皇氏云詩

淺幭與玄衮赤舄同文知亦齊車此用羔幦是異代禮案韓侯來朝而賜之必命車也此以為齊車又謂為異代之禮不知何據 方氏慤曰承君之下不言朝車則知君之羔幦虎犆以齊而不以朝也宣王賜韓侯鞹鞃淺幭者謂虎皮淺毛亦虎犆矣蓋天子之所錫不必諸侯之以朝故也 馬氏睎孟曰周禮以金路祭祀會同賓客謂之齊車而其幦無所經見荀子曰絲末彌龍所以養威此天子之幦也然則羔幦虎犆殆諸侯之禮歟

案天子之輅有五等安見輅别而幦與犆盡同歟據周禮喪車且有五等木車犬㡛疏飾素車犬㡛素飾藻車鹿淺㡛革飾駹車然㡛髤飾漆車豻㡛雀飾安見祭車朝車反無辨而同㡛同飾歟則周禮巾車一職大有闕文而此一節言齊車朝車亦多闕誤蓋朝必降齊一等而士必降大夫一等無緣大夫之齊大夫之朝士之齊俱鹿幦豹犆别數之而仍重言之也

芮城定本作大夫齊車豹幦豹犆其朝車與士齊車

鹿裑豹植芮氏博極羣書或有據　又案孔以苓即式是已又言以苓為之何也苓是何物可以之為式乎且言式有直者有横者益不可解式車前横木其直者謂之轛式無直者也

君子之居恒當戸寢恒東首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首手又反迅音峻又音信衣於既反下衣布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當戸鄉明也東首首生氣也衣服冠而坐敬天之怒

通論方氏慤曰孔子將病猶當戸而坐君視之猶東首加朝服迅雷風烈必變蓋禮然也

總論孔氏頴達曰自此至光矣一節明卿大夫以下所居處及盥浴并將朝君之儀

日五盥沐稷而醴粱櫛用樿櫛髪晞用象櫛進禨進羞工乃升歌浴用二巾上絺下綌出杅履蒯席連用湯履蒲席衣布晞身乃屨進飲盥音館醴音悔櫛則乙反樿章善反禨其既反絺刃疑反綌去逆反杅音雩蒯苦怪反連力旦反方讀如字屨九具反本又作履

正義鄭氏康成曰晞乾也沐醴必進機作樂盈氣也孔疏以新沐氣虛補益其氣　更言進羞明為羞籩豆之實孔疏知非庶羞者庶羞為食而設今進機則為飲設故知是羞籩羞豆　絺綌刷去垢也杅浴器也蒯席澀便於洗足也孔疏浴竟出盆踐蒯席上亦刮去垢也　連猶同也案同謂此洗足與浴同用湯也疏又以連為釋謂同用湯則垢釋耳　進飲亦盈氣也

孔氏穎達曰盥洗手也沐沐髮也醴洗面也取稷粱之潘汁洗面沐髮並須滑故也此大夫禮人君醴沐皆粱也櫛白理木櫛梳也沐髮為除垢膩故用白

理澀木以為梳沐已燥則髪澀故用象牙滑櫛以通之襪謂酒也沐而飲酒曰襪進羞之後樂工乃升堂以琴瑟而歌連猶繹也繹去足垢而用湯闓也　方氏慤曰上貴而下賤絺精而綌粗上絺下綌則用之各以其稱也杅以木為之蒯茅類蒯澀而蒲軟用湯謂用以洗足浴既用湯又用湯以洗足故曰連連之為言續也進飲而不進羞工亦不升歌殺於沐也　輔氏廣曰衣布如今之浴衫晞身乃屨屨服之末進

屨則衣服皆舉矣故進飲焉

通論馬氏晞孟曰内則子之於親聘禮館人之於賓皆三日具沐五日具浴蓋禮以情制德以禮作君子知彈冠振衣於其外則必浴德澡心於其内也

總論應氏鏞曰沐先稷而後粱櫛先樿而後象浴巾下絺而上綌席先蒯而後蒲蓋垢汙之難去不可不加刮摩滌蕩之力故先用其粗者及整治之後則用潤養之功而已

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史進象笏書思對命既服習容觀玉聲乃出揖私朝煇如也登車則有光矣齊側皆反煇音暉

正義鄭氏康成曰思所思念將以告君者對所以對君者如復命命謂所受君命書之於笏為失忘也玉聲玉珮也私朝自大夫家之朝也揖其臣乃行　孔氏穎達曰史謂大夫亦有史官也熊氏云下大夫不得有象笏又解云有地大夫故用象既服者著朝服

已竟私習儀容又聽已佩鳴玉聲與行步相中適也習儀竟行步至已之私朝揖其屬臣揖竟出登所乘之車而適君朝矣案有地大夫用象以後言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推之

方氏慤曰齊戒故居外寢沐浴以前期為之故曰宿

古之人將有所思也必先齊將有所為也必先戒

陳氏澔曰煇與光皆言德容發越之盛光則又盛於煇矣

通論馬氏晞孟曰孔子於哀公三日齊而後請伐齊

諸侯於王畿泰山具朝宿之邑皆以湯沐名之則人

臣見君之禮可見矣

餘論朱子曰漢初有秉笏奏事　又曰執簿亦笏之

類只是為備遺忘故手執眼覼口誦於君前有所指

畫不敢用手故以笏指畫今世遂用以為常執之物

存異吳氏澄曰煇如謂昧爽之際晨光猶熹微也有

光謂質明之時晨光已顯著也

案容觀必中禮玉聲必中樂君子事君誠敬積於中

儀容發於外煇如有光易所謂有孚暉吉詩所謂儀一心結也如吳說則登車已有光至公門大明矣非辨色始入　又案此章記朝君之禮凡事君者皆當如是不必專謂為諸侯朝天子也

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荼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荼依注音舒詘出勿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珽之言珽然無所屈也荼讀為舒遲之舒舒懦者所畏在前也詘謂圜殺其首諸侯惟

天子詘焉大夫奉君命出入者也上有天子下有已君又殺其下而圜　孔氏頴達曰方正於天下示已之端平正直而布於天下也荼後直下角方正大夫士又杼其下廣二寸　陳氏祥道曰天子於天下體無所屈故體必方正諸侯於天子則謹度以臣之於臣民則制節以君之故荼前詘後直大夫於其君則為臣於天子則為陪臣故笏前詘後詘　方氏愨曰玉之廷者為珽左傳袞冕黻珽珽故直直故方方故

正方正者以其直而無所詘於天下也故天子搢之且其動也直天道也其動也詘地道也天子體天道故無所詘諸侯進則勢詘於天子故前詘退則道伸於國人故後直搢謂搢之於紳也搢之於紳則服之也服之欲其識而勿忘故也言天子如此則餘可知矣案紳帶之垂者帶可搢笏紳不可搢紳當作帶存疑鄭氏康成曰此亦笏也謂之珽孔疏以下文笏天子以球玉故知此珽亦笏也或謂之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孔疏玉人注云大圭

或謂之珽終葵首者於杼上又廣其首方如椎頭孔疏齊人謂椎為終葵是謂無所詘後則恒直相玉書曰珽玉六寸明自炤孔疏引証珽是玉明自炤者內含明也　陸氏佃曰珽非大圭大圭長三尺珽長六寸周氏諝曰笏二尺六寸考工記大圭三尺兼上終葵首言之珽六寸單指終葵首　陳氏祥道曰天子之朝日執鎮圭搢大圭則所執者贄也所搢者笏也諸侯之朝大夫之聘蓋亦如此則諸侯執命圭者必搢荼大夫執聘圭者必搢笏及其合瑞而受圭則執其所搢而已此所謂

見於天子無說笏天子之笏曰珽諸侯曰荼大夫以下曰笏者尊者文其名卑者命其實故車天子諸侯曰路大夫以下曰車寢天子諸侯曰宮大夫以下曰寢

辨正朱子曰周禮典瑞大圭不執只是播於腰間却執鎮圭用藻藉以朝日而今郊廟天子皆執大圭大圭長三尺且重執之甚難古者本非執大圭也

案珽笏大圭三者鄭氏以為一為鄭氏之說者曰珽

玉六寸據上不殺者椎頭也然以笏計之笏度二尺六寸加椎頭六寸是大圭應長三尺二寸而玉人典瑞俱云大圭三尺者何也是大圭非珽明矣第珽與大圭固二而陳氏以珽即笏恐猶未然本文明言天子之珽方正無所詘諸侯之荼前詘後直大夫前後詘笏則明言中博三寸前後皆二寸則以為大夫之前後詘可也與天子之方正諸侯之後直能附合乎且笏惟天子以球玉諸侯則以象大夫則以竹安得

盡以玉為之而但辨其直殺耶則珽與笏亦不得混為一也荀卿云天子御珽諸侯御荼大夫服笏管子云天子執玉笏以朝日又似珽荼之用同於笏者或天子有珽有玉笏接諸侯則搢珽示方正朝日則執玉笏示有所讓諸侯有荼有象笏朝王及臨羣臣則搢玉荼示上詘下直居恒則所搢但象笏歟本文於大夫不舉名蓋大夫惟有一笏原無異制異用觀荀子於大夫言服笏服者其常於天子言御珽諸侯言

御茶則必有所御乃用之

侍坐則必退席不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登席不由前為躐席徒坐不盡席尺讀書食則齊豆去席尺為於偽反躐力輒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引卻也退謂傍側也辟君之親黨也登席不由前升必由下也徒坐不盡席尺示無所求於前不忘謙也食則齊者為汙席也　孔氏穎達曰臣侍君坐若側傍有別席則退受側席不退謂傍

無別席可退或雖有別席君不命之使退命令與君之親黨同席則卑謙卻引而離君之親黨坐君親黨之下也庾云失節而踐為躐席應從下升若由前升是躐席也徒空也空坐謂非飲食及講問時也不盡席之前畔有餘一尺讀書食則坐近前與席畔齊豆去席尺者解席所以近前之意以設豆去席一尺不得不前坐就豆 方氏慤曰侍坐則必退席者不敢與尊者並故也雖不退席猶須引身而去君之黨以

避之於其黨如此則於君可知矣

存疑鄭氏康成曰讀書則齊者讀書聲當聞尊者

孔氏頴達曰案鄉飲酒禮賔席於戸西以西頭為下

主人席於阼階介席於西階皆北頭為下賔升席自

西方注云升由下也又鄉飲酒記云主人介凡升席

自北方降自南方注云席南上升由下降由上主人

受獻自席前適阼階是降自北方者以受獻正禮須

席末啐酒也若賔則升降皆由下也

案上二句言侍君之席下因及師弟賓主之席蓋講說與食則惟師南面專席弟子東西面同席賓主則無南面之席惟有東西相向之席講說則書策在席前食則豆在席前故升席皆當由後而升乃不相背若由前而升則陵躐而失其節所以不由前為此故也徒坐不盡席尺以示謙也讀書食則與席齊以豆去席尺書亦猶是也

存異陳氏澔曰登席不由前為躐席八字當作一句

而為字平聲蓋行禮之時人各一席而相離稍遠固可從下而升若布席稍密或數人共一席則必由前乃可得已之坐若不由前則是躐席也　王氏曰食則豆去席尺讀則與豆齊亦去席尺是謂齊豆去席尺

案登席不由前疏引鄉飲酒禮於義不符陳氏必以八字為一句其說尤繆曲禮云毋踖席摳衣趨隅不趨隅尚不可而獨可由前乎蓋升席有從下者有從

後者必無從上從前者讀書食則齊依疏為句豆去席尺舉食席以例書席省文也石梁王氏說更支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辯嘗羞飲而俟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飯扶晚反

辯音徧

正義鄭氏康成曰侍食則不祭雖見客猶不敢備禮也君將食臣先嘗羞忠孝也俟君食而後食若有嘗羞者膳宰存也飯飲利將食也　孔氏穎達曰此論

人君賜食之禮祭祭先也禮敵者共食則先祭降等之客則後祭若臣侍君而賜之食則不祭若賜食而君以客禮待之則得祭雖得祭又先須君命之祭乃敢祭也飯食也君未食而臣先食徧嘗羞膳示行臣禮為先嘗食之義也禮食未飧必先啜飲以利滑喉中不令澀噎君既未飧故臣亦不敢飧而先嘗羞嘗羞畢啜飲以俟君飧臣乃敢飧也若有嘗羞者臣侍食非君所客故不得祭亦不得嘗羞君自有膳宰嘗

羞也既不祭不嘗則俟君食後已乃食也飯飲者飲之也雖不嘗羞亦先飲以俟君也　徐氏師曾曰飲而俟飯非飲而俟飧知然者以在品嘗之前也

通論方氏慤曰於飯曰先於羞曰嘗互言之耳　陸氏佃曰侍食雖衆其嘗食常卑者一人先

君命之羞羞近者命之品嘗之然後惟所欲凡嘗遠食必順近食君未覆手不敢飧君既食又飯飧飯飧者三飯也君既徹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覆芳復反飧通作湌從夕者夕食也

從水者水澆飯也皆音孫從才用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蓋近者辟貪味也順近食者從近始也孔疏意欲嘗遠且從近始辟貪味也覆手以循咡已食也孔疏食飽必覆手以循口邊恐有殺粒汙著之也飧勸食也孔疏飧謂用飲澆飯於器中也禮食竟更作三飧以勸助令飽食使不虛也君既食又飯飧不敢先君飽也三飯臣勸君食如是可也孔疏三飯三度飧也執飯與醬授從者食於尊者之前當親徹也　孔氏穎達曰君命之羞猶是君所不容者也雖君已食已乃後食而猶未敢食

羞故又須君命雖得君命猶先食近其前者一種而止品徧也君又命徧嘗而已乃徧嘗之後則隨已所欲不復次第也凡嘗遠食必順近食客與不容悉皆如此故云凡也君未覆手不敢飧侍食者悉然也君饌已徹則臣乃徹已饌以授從者飯醬是食之主已之所得故自執之以授從者此謂不容者若君與已禮食則但親徹之不敢授已之從者也　余氏心純曰飧不敢先君飽饌不敢先君徹皆視君節以執臣

禮也

通論孔氏頴達曰君與已禮食不敢授從者故公食大夫禮賓北面坐取粱與醬以降西面坐奠於階西注云不以出者非所當得是也若非君臣但降等者則徹以授主人相者故曲禮云客若降等徹飯齊以授相者若賓主敵則徹於西序端公食大夫禮親徹是也

凡侑食不盡食食於人不飽唯水漿不祭若祭為已偞

卑侑音又倷虛賓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盡食不飽謙也水漿非盛饌也已猶大也祭之為大有所畏迫臣於君則祭之孔疏公食大夫禮宰夫執觶漿以進賓受坐祭遂飲 孔氏穎達曰此因上侍君之食因明凡人相敵為食之禮侑食不盡食明勸食尊者之法食於人不飽通包食於尊者及禮敵之人皆謙退不敢自足也食於禮敵之人所設水漿不以祭先倷厭也若祭水漿為大厭降卑微也 方氏慤曰

食於人不飽與共食不飽同義

通論輔氏廣曰孔子說食於人不飽禮也孔子食於少施氏未嘗不飽飽少施氏之德也

君若賜之爵則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飲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退則坐取屨隱辟而後屨坐左納右坐右納左洒先典反又西禮反言魚斤反油音由本亦作由鄭於斯字句禮一字句王肅本無已字及下油字於言字句言斯禮句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敢先君盡爵洒如肅敬貌洒或為察言和敬貌斯猶耳也油油説敬貌以退禮飲過三爵則敬殺可以去矣　孔氏穎達曰此論臣於君前受賜爵之禮在君前先飲者示賤者先即事後授虛爵者示不敢先君盡爵洒如者謂顔色肅敬如似洒然既受二爵顔色稍和故言言皇氏讀言為誾義亦通也油油者言侍君小燕惟止三爵顔色油油説敬故春秋左氏傳云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坐

跪也初跪脱屨堂下為敬故退而跪取屨起而逡廵隱辟而著之納猶著也若坐左膝則著右足之屨若坐右膝則著左足之屨　輔氏廣曰言君若賜之爵則非禮食可知越席再拜稽首受者受於尊所也反登席而祭之　方氏慤曰隱則不顯辟則不正隱辟而後屨屨與就屨跪而屏之於其側同義坐左納右坐右納左凡以順手足之便也

通論孔氏穎達曰此謂朝夕侍者始得爵也若其大

禮則君先飲而臣後飲故曲禮云長者舉未釂少者不敢飲燕禮公卒爵而後飲是也此經再拜稽首而後受燕禮興受爵降下奠爵再拜稽首則先受而後再拜燕禮據大飲法此據朝夕侍君而得賜爵燕禮非惟三爵而已 馬氏晞孟曰考工記一升曰爵三升曰觚自觚至散其量有差而此特言爵者蓋爵者觚觶角散之總名故也君之賜爵所以致恩臣之受爵貴於至敬此所以三爵而油油以退也若夫湛露

之燕諸侯至於不醉無歸燕禮之燕臣至於無算爵此又禮之大者與此異也士相見禮言君賜之爵退則隱辟而後屨君為之興則曰君無為興而其出至於三辭此不言者記其畧也　朱子曰詳畧不同皆宜參考　應氏鏞曰古之君臣以情相與於其閒燕命之侍坐賜食賜爵非朝聘宴饗之正疑若不必過嚴其分然亦未嘗忘恭敬之心廉恥之節焉其有不同者食則命之祭然後祭爵則越席而飲者不敢留

君惠也飲至於三而亟退者酒易以亂而遂其驩則無已也飯至於三而猶勸者食以養人而相愛之意為無窮也詩曰三爵不識矧敢多又古聘射之禮賓主百拜而酒三行則爵不過三古之定禮也若夫傳有四飯之文禮有勸飡之義其亦不厭於詳矣

存異王氏肅曰二爵而言飲二爵可以語也言斯禮語必以禮也

案鄭王二說義皆可通但王說言字頗鑿

凡尊必上玄酒惟君面尊惟饗野人皆酒大夫側尊用棜士側尊用禁上陳澔本作尚棜於據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玄酒不忘古也面猶鄉也燕禮曰司宮尊於東楹之西兩方壺左玄酒南上公尊瓦大兩有豐在尊南南上饗野人皆酒飲賤者不備禮也棜斯禁也無足有似於棜是以言棜孔疏案鄉飲酒禮設兩壺於房戶間有斯禁彼是大夫禮此云大夫用棜故知棜是斯禁也案特牲禮注云棜今木轝上有四周下無足今斯禁亦無足故云有似於棜

孔氏穎達曰人君燕臣子專其恩

惠故尊鼻鄉君若兩君相見則尊鼻於兩楹間在賓主之閒夾之不得面鄉尊也饗野人謂蜡祭時也野人賤不得本古又無德又可飽食故惟酒而無水也側謂旁側在賓主兩楹閒旁側夾之若一尊亦曰側尊故士冠禮云側尊一甒醴在服北注云無偶曰側與此側别　方氏慤曰設玄酒之尊必在衆尊之上禮運言玄酒在室是矣君面尊者專惠之道也臣側尊者辟君之嫌也　陸氏佃曰禁即棜也變棜言禁

惜之辭仁禁無所不禁

通論馬氏晞孟曰周官行人王禮諸侯饗而有祼孤卿無祼則以酒禮之而已觀此則君子之於野人又可知也然禮之不用玄酒非特此也士冠禮醴子昏禮醴婦聘禮醴賓皆無玄酒禮質故也特牲少牢酌一尊無玄酒禮殺故也昏禮尊於房戶之閒無玄酒外略於内故也士喪既夕士虞皆有酒醴無玄酒凶變於吉故也然則玄酒雖薄而其禮重醴酒雖厚而

其禮輕記所謂近於人情非其至者於此見矣

欽定禮記義疏卷四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禮記義疏卷四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待詔臣胡士震

謄録監生臣王涵

欽定禮記義疏卷四十二

玉藻第十三之二

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冠古亂反布冠如字下並同敝音弊本亦作弊

正義鄭氏康成曰緇布冠本太古耳非時王之法服也　孔氏穎達曰從諸侯下達於士其初加者是緇布冠不復常著冠而敝去之可也　周氏諝曰用緇

布者所以立本也然非以趨時故既冠而即敝之可也

案崇本尚質而導人心於朴淳則始加緇布之深意也故冠義以此始兹雜明冠制亦以此始

總論孔氏穎達曰自此至桓公始也一節廣論上下及吉凶冠之所用唯五十不散送及親没不髦記者雜録厠在其閒

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玄

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繢又作繪户內反緌本又作𦃇耳佳反齊側皆反綦音其徐其記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玄冠朱組纓緇布冠繢緌始冠之冠也玄冠委貌也諸侯緇布冠有緌尊者飾也孔疏郊特牲士冠禮皆云其緌也吾未之聞謂大夫士也此云繢緌諸侯之冠故云尊者飾也繢或作繪緌或作𦃇齊冠言齊時所服也孔疏言齊者兼祭祀之時故曲禮云立如齊恐此齊亦兼祭祀故言齊時所服其祭諸侯則玄冕也

陳氏祥道曰朱以著正陽之色繢以備五采之文五采雖美不若正陽之

純純其飾所以異也諸侯與士之齊則同而尊卑之分則異同故皆玄冠以一其誠異故組纓殊色以辨其等丹則顯綦倉艾色則晦也　方氏慤曰天子言纓諸侯言緌互相備爾玄則純乎天之色緇則雜以地之色故以為天子諸侯隆殺之辨齊之冠一以玄者以陰幽思也　馬氏睎孟曰委貌之制不可考觀周禮言冠弁而康成以委貌言之則委貌類弁矣范文子以杖擊其子而折委笄則委貌有笄矣士冠禮

緇布冠有緌無笄而皮弁爵弁有笄則委貌殊於緇布冠類於弁可知也周官司服其祭服有玄端素端記曰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又曰齊之玄也又曰齊玄而養又曰玄冕齊戒荀子曰端衣玄裳絻而乘路葢太古之祭冠以緇周之祭冠以玄天子齊則玄冕而玄端所以絻而乘路者也諸侯而下則玄冠玄端而已所謂丹綦組緌是也　朱氏申曰朱與丹皆赤類也然朱則含陽焉丹則受陽而已繢與綦皆雜色也

然繢則以畫綦則染之而已

存疑鄭氏康成曰四命以上齊祭異冠孔疏諸侯玄冕祭玄冠齊孤則爵弁祭亦玄冠齊是齊祭異冠也其三命以下大夫則朝服以祭士玄端以祭皆玄冠是齊祭同冠天子之士與諸侯上大夫同天子大夫與諸侯孤同此云四命齊祭異冠謂自祭助祭於君則齊祭同冠也鄭答趙商云齊祭謂齊時一冠祭時亦一冠四命乃然大夫冕士弁而祭於君齊時服之祭時服之鄭言是助祭齊祭同冠若然士之助祭齊服應服爵弁而鄭注旅賁氏云服玄端不服爵弁者熊氏云士助王祭祀服爵弁若助王受朝覲齊時則服玄端義或然也

陳氏祥道曰天子諸侯大夫齊祭異服特天子於羣小祀皆玄冕則齊祭同服

存異陸氏佃曰玄冠丹組纓亦天子之齊冠

案記謂夏之末造有諸侯冠禮自必有天子冠禮而此朱組纓繢緌誠如鄭云始冠之冠蓋夏之末造興焉至周彌文矣冠之制有三冕最尊弁次之冠又次之故冕弁不得妄干而冠自天子下達然天子亦止用之燕居耳此言齊冠不及天子天子齊以冕故也陸謂玄冠丹組纓亦天子齊冠則無别矣且羣小祀之最卑者也猶必玄冕是天子無以冠齊者陳氏

以齊祭異冠兼大夫較鄭四命以上之義為長葢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則諸侯以下齊必以冠可知乃雜記有云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卽謂雜記大夫為孤而士則固弁而祭於公是雖小國之大夫亦當弁而祭於公也以齊無不玄冠之諸侯以祭有弁之士齊祭異冠矣而顧謂四命以上始然宜乎來趙商之問而孔氏輾轉以求申其說終疑其義之或然哉

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垂緌五寸惰游之士也玄冠縞武不齒之服也縞古老反又古報反紕音埤又埤支反惰徒臥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縞冠玄武謂父有喪服子為之不純吉也武冠卷也古者冠卷殊孔疏卷用玄而冠用縞冠卷異色紕讀如埤緣邊也既祥之冠已祥祭而服之也閒傳曰大祥素縞麻衣垂緌五寸亦縞冠素紕凶服之象也孔疏以文承上故知縞冠素紕而加垂緌五寸垂長緌明非既祥不齒所放

不帥教者　孔氏穎達曰姓生也孫是子之所生故云子姓武用玄玄是吉方氏慤曰武在下為父而玄親親於下也冠用縞縞是凶方氏慤曰冠在上為祖而縞尊尊於上也吉而雜凶不純吉也縞冠素紕緣冠兩邊及冠卷之下畔其冠與卷身皆用縞未純吉之祭服也但以素緣耳　方氏慤曰既祥之冠不以布而以縞吉事之先見也紕不以采而以素有禫餘哀故也　陳氏祥道曰子姓之縞冠玄武則凶其上不凶之玄冠縞武則凶其下凶其上以父

之有服故也凶其下以下之自貽故也　吳氏澄曰對有服之父而言則曰子對所為服之祖而言則曰孫故兼言子姓　應氏鏞曰垂緌五寸游肏而長非法服也蓋勤飭者敏於趨事謹於守禮故緌必短惰游者怠於事而侈於飾故特長

通論孔氏穎達曰縞是生絹而近吉當祥祭之時身著朝服首著縞冠以其漸吉故也不言以素為紕故喪服小記云除成喪者朝服縞冠雜記祥主人之除

也於夕為期朝服鄭云祭猶縞冠雜記又云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據此皆云祥祭縞冠若既祥之後微申孝子哀情故加以素紕以素重於縞也檢勘經注如此而皇謂縞重素輕祥祭之時以素為冠以縞為紕紕得冠名祥祭之後以縞為冠以素為紕亦冠得紕名素冠文無所出不知皇何據案禮無素冠詩庶見素冠陳氏祥道曰惰游之責輕於不齒而縞冠素紕垂緌五寸重於玄冠縞武何也蓋惰游者一時之過苟變惰

游以趨職事則縞冠垂緌棄之可也若夫玄冠縞武

或服之終身或服之三年故以重馭暫義也以輕馭

久仁也義故民畏其威仁故民懷其德

存疑鄭氏康成曰惰游罷民也孔疏周禮坐嘉石之罷民

辨正陸氏佃曰惰游言士非罷民著矣亦言士猶以

士望之

案居冠不緌而游惰之士常垂緌以為飾則使之縞

冠素紕加垂緌五寸無喪若有喪以深著無事若有

事之深可閔也

居冠屬武自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緌屬章欲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居燕居也著冠於武少威儀有事然後緌燕無事者去飾

通論周氏諝曰諸侯齊與燕雖皆用玄冠然齊冠不屬卷而加緌則齊與燕其服不能無小異　陳氏祥道曰子姓之冠縞冠玄武不蕤之冠玄冠縞武則非子姓與不蕤冠武同色也雜記曰委武玄縞而后蕤

則武亦謂之委以其若冠之足故曰武以其委於下故曰委

案武者冠之卷儀禮斬衰外畢注冠前後屈而出縫於武賈疏前後兩頭皆在武下向外出反屈之縫於武武縫畢向外故云外畢是惟斬衰外畢諸冠皆内畢也若冠不與武相屬則制冠猶未畢何以冠乎喪大記加武帶絰謂加絰於冠之武非前冠無武至此加武也固冠在纓不在武此節文義以有事與居對以後緌與屬武對言常時纓屬於武

故無緌有事乃緊纓於笄以固冠而因垂其餘以為飾乃有緌也

存疑孔氏穎達曰若非燕居則冠與武别臨著乃合之有儀飾故也　陳氏祥道曰古者施冠於首然後加武以約之喪大記襲裘加武則武之設所以約冠居冠屬武則非燕居武不屬於冠也喪冠條屬則非有喪者纓武異材也　方氏慤曰君子動而有為則詳而文靜而無事則畧而質居冠屬武畧而質也

五十不散送親没不髦大帛不緌玄冠紫緌自魯桓公始也散悉但反髦音毛

正義鄭氏康成曰五十送喪不散麻始衰不備禮也孔疏始死三日之前要絰散垂三日之後乃絞之至葬啓殯已後亦散垂既葬乃絞五十既衰不能備禮故不散垂不髦去爲子之飾大帛不緌去飾也　周氏諝曰五十不散送養筋力於始衰之年親没不髦責成人於親没之後大帛不緌異於吉也　方氏慤曰紫色非正也後世用之自桓公始

存異鄭氏康成曰帛當為白謂白布冠凶服玄冠紫緌僭宋王者之後服也孔疏以祭周公用白牡乘大路是魯用殷禮故疑紫緌僭宋後緌當用績孔疏以上文云緇布冠績緌諸侯之冠故知也案雜記大白與緇布連文則白布冠居喪所服此大帛則素繒凡有憂者之服如衛文公大帛之冠及秦伯素服郊次用之不必改此帛為白孔子惡紫奪朱時人好紫桓公以為緌耳宋王者之後服紫何據乎天子朱紘諸侯青紘青紘則青緌者宜也始冠之緇

布續緌冠而敝之矣豈以為常乎

朝玄端夕深衣深衣三袪縫齊倍要衽當旁袂可以回肘朝直遥反袪起魚反縫音逢齊音咨要一遥反衽而審反又而鴆反肘竹丑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大夫士也孔疏朝玄端與君不同故知是大夫士

三袪者謂要中之數也袪尺二寸圍之為二尺四寸三之七尺二寸孔疏深衣云幅十有二以計之幅廣二尺二寸邊各去縫一寸餘有一尺八寸裳每幅交解之濶頭廣尺二寸狹頭廣六寸此寬頭嚮下狹頭向上要中十二幅廣各六寸故為七尺二寸縫紩也紩下齊倍要中齊丈四尺四寸孔疏下齊十二

幅各廣尺二寸故為一丈四尺四寸衽謂裳幅所交裂也袂可以回肘二尺二寸之節孔疏肘長尺二寸故可以回肘也凡衽者或殺而下孔疏謂喪服之衽廣頭在上狹頭在下或殺而上孔疏謂深衣之衽寬頭在下狹頭在上是以小要取名焉孔疏深衣與喪服相對為小要兩旁皆有此衽衽屬衣則垂而放之孔疏謂喪服或朝祭之衽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孔疏謂深衣之衽上下相變也孔疏謂上體是陽陽體舒散故垂而下下體是陰陰主收斂故縫而合之

孔氏頴達曰袪謂袂末言深衣之廣三倍於袂末齊謂裳之下畔要謂裳之上畔衽謂裳之交接之

處當身之畔深衣衣上屬幅而下裳下屬幅而上相對為衽鄭注深衣鉤邊今之曲裾則宜兩邊而有也

陳氏祥道曰深衣與長中同制異飾連裳方袷直繩旁衽以至裳十二幅要三袪縫齊倍要之類此其所同也深衣之純以采若素長衣之純素而已中衣之飾繡黼丹朱而與長衣又繼揜尺焉蓋以其衣裳邃焉故謂之深衣以其袪褏長焉故謂之長衣以其有表而在中焉故謂之中衣　張氏怡曰禮服殊裳

則衽圜揜前後深衣連裳衽揜向旁也

通論孔氏穎達曰士大夫以視私朝故服玄端若朝君則朝服也若大夫莫夕蓋亦朝服其私朝及在家大夫士夕皆深衣也

餘論陳氏祥道曰衽之辨有上下其用有左右生者尚右記曰親始死扱衽是也死者尚左記曰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是也

總論孔氏穎達曰自此至弗敢充也一節廣論衣服

及裘裼襲之事

長中繼揜尺袷二寸袪尺二寸緣廣寸半以帛裹布非禮也袷音劫廣公曠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其爲長衣中衣則繼袂揜一尺若今褎矣深衣則緣而已袷曲領也袪袂口也緣飾邊也中外宜相稱故以帛裹布非禮也冕服絲衣也中衣用素皮弁服朝服玄端麻衣也中衣用布孔疏皮弁服朝服玄端服三衣用麻麻即十五升布故中衣並用布也 孔氏穎達曰長衣中

衣制同有表謂之中衣若露著則曰長衣幅廣二尺二寸長衣中衣以半幅繼續袂口故揜餘一尺也長衣揜必用素中衣揜或布或素隨其衣而然以帛裏布非禮者若朝服用布則中衣不得用帛　陸氏佃曰長衣練冠長衣是也中衣繡黼丹朱中衣是也周氏諝曰玄冕而上衣用帛者則裏亦用帛皮弁而下衣用布者則裏亦用布　余氏心純曰袂口以半幅繼續而揜覆一尺此與深衣異袼二寸袪尺二寸

緣廣寸半皆與深衣同

通論陳氏祥道曰禮遭君夫人世子之喪將命於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喪服小記大夫士筮宅史練冠長衣以筮是長衣所施趨於凶而非純凶也

士不衣織無君者不貳采衣正色裳閒色衣於既反閒去聲

正義鄭氏康成曰織染絲織之士衣染繒也不貳采

大夫去位宜服玄端玄裳孔疏大夫士去國三月之內服素衣素裳三月之後則服玄端玄裳

衣正色裳閒色謂冕服玄上纁下孔疏玄是天色故為

正纁是地色赤黄之雜故為閒色　孔氏穎達曰織者前染絲後織此服功多色重大夫以上衣之士賤不得衣也皇氏云正謂青赤黄白黒閒謂緑紅碧紫騮黄青是東方正緑是東方閒木色青木尅土土黄故緑色青黄也朱是南方正紅是南方閒南火赤尅金故紅色赤白也白是西方正碧是西方閒西金尅木故碧色青白也黒是北方正紫是北方閒北水黒尅火故紫色赤黒也黄是中央正騮黄是中央閒中央土尅水水黒

故騂色黄黑也　徐氏師曾曰衣被於上體用正色以得五行之純氣尊之也裳被於下體用閒色以得五行相尅之雜氣卑之也

通論孔氏穎達曰士衣染繒詩庶人得衣錦者禮不下庶人有經而等也唐傳云古者有命民飾車駢馬衣錦非周法下文居士錦帶者直以錦帶非為衣也大夫以上得衣織衣而禮運云衣其澣帛謂先代禮尚質故也

非列采不入公門振絺綌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襲裘不入公門振讀依注讀袗之忍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列采正服振讀為袗禪也孔疏振袗聲相近論語當暑袗絺綌表裘外衣也二者形且褻孔疏形謂其形露見褻謂可鄙褻皆當表之乃出襲裘不入者衣裘必當裼也　方氏慤曰正服則文采備焉故謂之列絺綌為凉必有表衣以蔽之惡褻也表裘固為溫必有正服以被之惡簡也　陸氏佃曰五等采謂之列采猶五等爵謂

之列爵能成列者也 吳氏澄曰裼裘者裼衣外之上服直其領而露出裼衣也襲裘者裼衣外之上服曲其領而掩蔽裼衣也非列采與襲裘同皆為其不文也袗絺綌與表裘同皆為其不敬也

通論孔氏穎達曰檀弓云子游裼裘而弔曾子襲裘而弔皆謂裘上有裼衣裼衣之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正服但據露裼衣不露裼衣為異爾若襲裘不得入公門也

纊為繭緼為袍襌為絅帛為褶纊音曠繭古典反緼紆粉反又紆郡反絅苦迥反又音迥褶音牒

正義鄭氏康成曰繭袍衣有著之異名也纊新綿緼舊絮也孔疏鄭時以好者為綿惡者為絮絅謂有衣裳而無裏褶謂有表裏而無著

彭氏汝礪曰纊為繭者纊本是繭為之緼為袍者以舊絮著於夾衣中故為袍此乃袍之賤者子路衣敝緼袍是也袍字通上文纊為繭言之若著以新綿則為袍之美者絅蓋單布衣褶以帛

為之即夾衣内無纊緼褶之為言重也

總論余氏心純曰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為罔故以四時燕服之名因制而定者言之繭袍絅褶衣之名纊緼襌帛是制乃衣之所以得名也上二句是寒服下二句是溫服

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曰國家未道則不充其服焉朝直遥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謂諸侯

與羣臣也諸侯視朔皮弁服孔疏以上文皆云不入公門下云惟君有黼裘君衣狐白裘皆據諸侯禮也　方氏慤曰朝服以布不以純以緇不以縞後世反之始乎季康子之失禮也禮不盛服不充禮所以行道也故國家未道則不充其服焉此亦孔子所言也　彭氏汝礪曰案家語季康子朝服以縞曾子問於孔子曰禮乎孔子曰君臣視朝上下同服緇衣羔裘惟諸侯皮弁以告朔卒朔然後服縞以視朝王肅注孔子惡指斥康子但言諸侯明朝服

不用縞

存疑鄭氏康成曰朝服以縞亦僭宋王者之後孔疏王制殷人縞衣而養老燕服則為朝服宋是殷後故朝服以縞也 未道未合乎道謂若衛文公者 陸氏佃曰卒朔卒告朔也告朔已然後退而聽朔案告朔於廟退即聽朔於廟之門其事乃卒本屬一事亦無易服處陸云告朔卒乃聽朔亦小誤 方氏慤曰天子皮弁視朝玄端聽朔卒朔事然後視朝事故卒朔然後服朝服也案家語言因視朔而視朝然後服縞若常朝不可服縞非謂卒朔易朝服也方似小誤

唯君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黼音甫

正義鄭氏康成曰僭天子也天子祭上帝則大裘而冕大裘羔裘也黼裘以羔與狐白雜為黼文省當為獮獮秋田也國君有黼裘誓獮田之禮　孔氏穎達曰君諸侯也禮唯許諸侯服黼裘以誓軍衆田獵不得服大裘冬始裘而秋田用黼裘者始誓殺須威也

餘論陳氏祥道曰周禮獻皮以掌皮攻皮以裘氏獻裘以司裘司裘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中秋獻良

裘季秋獻功裘鄭氏曰良裘因其良時而用之所謂黼裘與功裘人功微粗謂狐青麛裘之屬然則良裘其質美功裘其功多良裘非特黼裘功裘非特狐青麛裘

存疑方氏慤曰省如字謂春省耕秋省斂　陳氏祥道曰祀天尚道故以大裘誓省尚義故以黼裘誓則前期十日大宰帥執事卜日遂戒是也省則前祭一日大宰及執事眡滌濯宗伯大祭祀省牲眡滌濯

是也司寇大祭祀納亨前王郊特牲卜之日王立於澤親聽誓命則王於誓省皆與之也先王制禮盟重於既薦幣貴於未將則禮常嚴於未然之前祭祀治官以治之刑官以涖之則義常肅於行禮之際則黼褎以誓省宜矣　鄭氏康成曰時大夫又有大褎也

孔疏以經云唯君則知時臣亦為之

案黼為斧形取斷制之義於治軍秋殺為合故鄭以音之近讀省為獮方釋以省耕省斂於斧義何取陳

因鄭大裘祀天之説謂誓即郊之聽誓於澤省即郊前一日之省牲而黼裘以郊之誓省絶無可據且春秋時亦安有大夫以黼裘僭郊祀而誓省者記不斥其僭天子郊之大無禮而指其僭君黼裘之小失乎玩經意當是言諸侯唯以黼裘誓省而今以大裘誓省僭天子服耳鄭以大夫相形反支而窒

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士不衣狐白衣於既反裼思歷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為衣覆之使可裼也袒而有衣曰裼必覆之者裘褻也詩曰衣錦絅衣裳錦絅裳然則錦衣復有上衣明矣孔疏錦衣之上更有衣覆之以無正文故引詩 案絅詩作褧昏禮作景加之以為行道禦塵及門則脫之矣不當以此為証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孔疏知皮弁服者狐白既白皮弁服亦白錦衣亦白三者相稱也凡裼衣象裘色也孔疏狐白裘用錦衣為裼狐青裘用玄衣為裼羔裘用緇衣為裼是裼衣與裘色相近也右虎裘左狼裘衛尊者宜武猛也士不衣狐白辟君也狐之白者少以少為

貴也　陳氏祥道曰狐白所以象德之成狐青所以象仁之發故狐白錦衣為人君之服狐青而下為君子之服言君子之服則大夫士同之也夫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則狐白裘天下之尤難得者右虎裘左狼裘則武士之衛君如手足之衛身也周官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右皆八人然則君之左右蓋旅賁之類也（案大司馬僕與車右亦分左右旅賁十六人則在車下者所謂夾王車是也）

通論孔氏頴達曰天子視朝服皮弁服則天子皮弁之下有狐白錦衣也諸侯於天子之朝亦然故秦詩云君子至止錦衣狐裘此經云君則天子兼諸侯也下云士不衣狐白則卿大夫亦得衣狐白也其裼則不用錦衣熊氏云當用素衣為裼士既不衣狐白熊氏云用麛裘素裼也

存疑周氏諝曰衣裘之色雖以相稱為貴然狐青裘加以玄綃衣白麛裘加以蒼黄之絞衣不必一色則

冕服雖玄衣不害其加於狐白裘與狐青裘之上皮弁雖白布衣亦不害其加於黑羔裘之上

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豹包教反綃音消麛音迷豻音岸絞戶交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君子大夫士也孔疏上文已云君故知是大夫士綃綺屬也染之以玄於狐青裘相宜狐青裘蓋玄衣之裘孔疏熊氏云六冕皆有裘此云玄謂六冕及爵弁也則天子諸侯皆然而云大夫士者君用純

狐青大夫士雜以豹褎豻胡犬也絞蒼黃之色也孔子素衣麑裘飾猶褎也孔子緇衣羔裘黃衣大蜡時臘先祖之服孔疏郊特牲黃衣黃冠而祭所以息田夫此息民謂之臘故月令孟冬臘先祖五祀是黃衣為臘先祖之服孔子黃衣狐裘非諸侯則不用錦衣為裼　孔氏穎達曰以狐青為裘豹皮為褎用玄綃之衣以覆裼之也　方氏慤曰錦衣以裼燕居之狐裘也玄綃衣以裼祭祀之狐裘也黃衣以裼息民之狐裘也言綃則錦衣以降裼皆用綃可知狐有青有白有黃前

言青言白以與衣異故也此不言從其衣之黄可知麛裘為聽朔之服羔裘為視朝之服麛鹿子羔羊子於豻言褎則知豹之為飾亦褎矣褎言其體飾言其用

案論語裼衣必與裘色相稱而此微異或原不必一色者時人禮服之所同而必純一者聖人之所獨也至凡裘天子諸侯用全臣則飾異禮服確然詩於君言羔裘逍遥於卿大夫言羔裘豹袖羔裘豹飾可據

不得以犬羊之裘至賤不飾為難也

犬羊之裘不裼不文飾也不裼裘之裼也見美也弔則襲不盡飾也君在則裼盡飾也服之襲也充美也是故尸襲執玉龜集無事則裼弗敢充也見賢遍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犬羊之裘質畧亦庶人無文飾故不裼裼主於有文飾之事君子於事以見美為敬也喪非所以見美故襲君在則裼謂臣於君所也充猶覆也所敬不主於君則襲尸尊則襲執玉龜襲重寶

瑞也無事則裼謂已致龜玉也　孔氏穎達曰案聘禮使臣行聘之時主於敬不主於文故襲裘至行享之時主於文故裼裘裘之裼者謂裘上加裼衣裼衣上雖加他服猶開露裼衣見裼衣之美以為敬也弔襲謂主人既小斂之後若未斂則裼裘檀弓子游裼裘而弔是也君在之時則露此裼衣盡其文飾之道以敬於君也服之襲充美也者此謂君之不在臣所加上服掩襲裼衣覆蓋裼衣之美以君不在敬心殺

故也凡敬有二體子於父以質為敬故於父母之所不敢袒裼臣於君以文為敬故於君所則裼若平敵以下亦襲以其質略故所襲雖同其意異也尸處尊位無敬於下故襲也凡執玉得襲謂尋常執玉若聘禮執圭璋致聘則襲執璧琮行享雖玉亦裼也龜是享禮庭食之物執之亦裼若尋常所執及卜則襲敬其神靈也無事則裼謂已致龜玉在君之前不敢充覆其美也若不在君所無事則襲也 劉氏曰六冕

服皆黑羔裘禮惟云大裘而冕下冕皆不言裘案下冕不言裘者以大裘而冕則下冕皆裘不言而可知 方氏慤曰由內達外則有裘而後有裼故於裼言裘自外至內則有服而後有襲故於襲言服由內達外則出乎顯故曰見美以示其文自外至內則入乎隱故曰充美以示其質 彭氏汝礪曰前言羔裘有裼衣此羊裘不裼者羔乃羊子貴者服之此羊裘賤也

存疑孔氏穎達曰皇氏云六冕及爵弁無裘先加明

衣次加中衣冬則次加袍繭夏則不袍繭用葛次加祭服若朝服布衣亦先以明衣親身次加中衣冬則次加裘裘上加裼衣裼上加朝服夏則中衣上不用裘而加葛葛上加朝服熊氏云六冕及爵弁君以純狐青大夫士雜以豹褎謂之功裘内外諸侯朝服則以羔為裘不用狐青劉氏云禮惟云大裘而冕下冕皆不言裘案祭服無裘文無所出大裘上有衣則與玄冕無異是以小祀與昊天服同二家皆非熊氏為

勝　方氏慤曰夫裘之上有裼衣裼衣之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正服則所謂裼者未嘗無襲由露其裼衣故謂之裼爾所謂襲者未嘗無裼由掩以襲衣故謂之襲爾

案皇氏祭服無裘說斷非也劉氏六冕皆羔裘証之周禮而合孔之祖熊據鄭大裘祭天而不知龍衮以祭記首明言大裘上有龍衮如何與玄冕無別詩言羔裘逍遙狐裘以朝安見諸侯朝不可狐青乎白虎

通云天子狐白諸侯狐黄大夫狐蒼士惟羔存以備一説　又案如方説則既襲矣美何從見必釋禮衣去襲衣而後美可見若裼衣而來亦必釋禮衣加襲衣而後美可充當行禮時不應若是煩擾疑只一衣直領左右襟皆有小衽衽相掩則襲屈衽藏之即裼如孝子露肩臂即袒納肩臂於袖即襲也

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球音求須崔陸音班孔陳如字文孔陳去聲崔陸平聲

正義鄭氏康成曰球美玉也孔疏案釋地云西北之美者有崑崙墟之璆琳琅玕焉璆琳美玉球與璆通文猶飾也大夫士飾竹以爲笏不敢與君並用純物也　孔氏穎達曰自此至去一節明天子以下笏所用之物並明用笏之事及濶狹長短魚須文竹庾氏云以鮫魚須飾竹以成文士以竹爲本質以象牙飾其邊緣言可者通許之辭　陳氏祥道曰玉德之美象義之辨竹禮之節天子尚德諸侯貴義大夫士則循禮而已此笏所以異也大夫近

尊而其勢屈士遠尊而其禮伸此飾所以異也　馬氏晞孟曰象也者馴物也諸侯之在外以順為行故其笏用象大夫士皆事人者也事人者以貞固為節故其笏用竹

存疑盧氏植曰大夫以魚須及文竹為笏　崔氏靈恩曰用文竹及魚班　陸氏德明曰以魚班飾文竹之邊　陸氏佃曰竹有節而已大夫則又有文焉士以竹本為正若或用象亦許故曰象可也　陳氏祥

道曰象諸侯所以為笏者士卑而伸故飾笏用焉先儒謂以象飾其本誤矣　應氏鏞曰爾雅魚曰須蓋魚之所以鼓息者在須故也　吳氏澄曰文者其飾也本者其質也俱飾竹也互言之爾大夫竹質而魚須為之飾士象飾而竹為之質也　陳氏澔曰陸氏音須為班而疏引庾氏說與應氏說相近宜讀如字

案魚須文竹古制莫考盧氏崔氏以魚須文竹為二物陳氏陸氏則以魚皮飾竹應氏吳氏則以魚須飾

竹或有謂笏首刻魚須形以為飾皆無徵姑並存其說士亦以竹為笏而以象飾其本可也

見於天子與射無說笏入大廟說笏非古也小功不說笏當事免則說之既搢必盥雖有執於朝弗有盥矣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笏畢用也因飾焉說本又作稅同他活反免音問畫呼麥反造七報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凡吉事無所說笏孔疏凡者非一之辭下文小功不說則大功以上皆說之故云惟吉事無所說笏也太廟之中惟君當事說

笏免悲哀哭踊之時不在於記事也小功輕不當事可以搢笏搢笏輒盥為必執事也畢盡也　孔氏穎達曰天子尊極恐臣畏懼不敢執笏故特言見於天子明臣見君無不執笏也笏所以記事射所以正威儀太廟之中雖當事之時亦執笏也君入太廟當事則說笏時臣驕泰僭放於君當事亦說笏故記者明其非禮既搢笏於帶必盥洗其手謂須預潔淨於後雖有執事於朝不須盥矣以其初盥已畢也造詣君

前而受命則書記於笏笏畢用者謂事事皆用笏記之故因而飾以為上下等級焉　陸氏佃曰見於天子執贄大宗伯公執桓圭侯執信圭是也射亦執贄射人三公執璧孤執皮帛是也雖有所執猶有所搢故曰見於天子與射無說笏　陳氏祥道曰小功則禮可以勝情故不說當事而免則事可以勝禮故說之　方氏慤曰指指其事之意而定之畫畫其事之分而籌之皆不敢徒手而為之嫌大慤也書已之思

則記之將以獻乎上書君之命則記之將以行乎下也此笏所以為畢用與

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去起呂反

殺去聲

正義孔氏穎達曰云其中博三寸明上下二首不博三寸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殺猶杼也孔疏案玉人云天子杼上此云殺故知殺猶杼

天子杼上終葵首諸侯不終葵首孔疏以玉人云天子終葵首則諸侯

不終葵首可知大夫士又杼其下首廣二寸半　孔氏穎達曰天子諸侯上首廣三寸半其天子椎頭不殺也惟笏中央同博三寸天子諸侯從中以上稍稍漸殺至上首六分三寸而去其一餘有二寸半在大夫士又從中以下漸漸殺至下首亦六分而去一諸侯既南面之君同殺其上大夫士北面之臣宜俱殺其下也辯正王氏炎曰大圭天子服之非臣下所得用笏則自天子諸侯至大夫士皆有之其非大圭明矣鄭以

大圭為笏未見其可也且記言其中博三寸則是上下皆殺也其殺六分去一則上下皆二寸半也又安知天子諸侯殺其上大夫士殺其下乎

而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辟鄭讀裨下同率音律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而素帶終辟謂諸侯陳氏澔曰而字下脫諸侯字諸侯不朱裏合素為之如今衣帶為之下天子也大夫亦如之率繂也士以下皆禪不合而繂積如

今作幓頭為之也辟讀如裨冕之裨裨謂以繒采飾其側人君充之孔疏充滿也天子諸侯飾帶從首及末徧滿皆飾大夫裨其紐及末士裨其末而已居士道藝處士也此亂脱在是宜承朱裏終辟孔氏頴達曰自此以下至皆從男子明帶及韠韍及王后以下衣服等差上下爛脱今一依鄭注為先後此章總論帶之義也諸侯以素為帶不以朱為裏亦用朱緣終裨士熟帛練為帶用禪帛兩邊繂而已繂謂緶緝也下辟者帶垂者必反

屈觿上又垂而下大夫則總皆裨之士則惟裨觿下垂者居士用錦為帶尚文也弟子用生縞為帶尚質也　方氏慤曰凡帶繚於要者為鞶垂於前者為紳天子諸侯終辟則自鞶至紳皆辟也大夫辟垂於鞶則否士下辟則紳之下而已於上則否也降殺之異如此至於以潔白約其身無貴賤一也居士有由中之良貴則服錦帶以象之弟子有受道之素質則服縞帶以象之惟其稱也　陳氏祥道曰天子至士帶

皆合帛為之或以素或以練或終辟或辟垂或下辟其飾或朱緑或玄華蓋素得於自然練成於人功終辟則所積者備辟垂下辟則所積者少居士錦以其有備成之文也鄉飲酒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賔介鄭謂賔介處士也鄉射禮徵惟所欲以告於先生君子鄭云君子處士也此葢處士之未仕者與存疑孔氏頴達曰大夫素帶不終裨但以玄華裨其身之兩旁及屈垂者案此與正義不符

案此及下三寸長齊於帶至紳韠結三齊又大夫大
帶至無箴功又肆束及帶至攤之鄭注俱謂為亂脫
宜各有所承孔疏亦謂當依鄭注為先後二家之說如
此然猶存記文之舊而不之改先儒闕疑承誤之意
有固然耳陳氏集說遽依鄭注改攛仍無一語申明
改攛之意若記文次第本如是者然似非儒者存經
之義且據此注謂自而素帶亂脫在是宜承朱裏終
辟是明謂此節宜在天子素帶朱裏終辟之下非謂

天子素帶八字宜在此而素帶之上也集說乃移天子句於此而以而素帶終辟承之則從鄭說中又自以臆為次第也昔朱子注易移天一地二二十字於繫傳第九章之首此在大儒則可至蔡氏改武城則仍存本文加注而以考定武成附其後蓋不敢毅然以刪定自任也下此者而欲以朱子為例其去俞王五家之割裂周官經者幾何謹照原文次第而載鄭說以明之學者亦可得其大槩矣

幷紐約用組紐女久反

正義孔氏穎達曰幷並也紐謂帶之交結處約者以物穿紐約結其帶天子以下至弟子之等其所紐約之物幷用組為之

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圜殺直天子直公侯前後方大夫前方後挫角士前後正韠音必圜音圓殺去聲挫作臥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玄端服之韠孔疏案上冠禮玄端玄裳黃裳雜裳爵韠謂士玄端之韠此云士爵韋故知是玄端之韠韠之言蔽也凡韠以韋為

之必象裳色裳色則天子諸侯玄端朱裳孔疏以韠從裳色若祭服則君大夫士同纁裳也大夫素裳孔疏大夫玄端素裳故素韠惟士玄裳黄裳雜裳也皮弁服皆素韠孔疏士冠禮皮弁服素韠云皆者君與大夫士皮弁皆然圜殺直自韠制也天子四角直無圜殺諸侯殺四角使之方變於天子也所殺者去上下各五寸大夫圜其上角變於君也韠以下為前以上為後士賤與君同不嫌也正直方之閒語也孔疏正謂不衺也直而不衺謂之正方而不衺亦謂之正故云直方之閒孔氏穎達曰圜則大夫前方後挫角

謂挫上角使圜不令方也殺則諸侯前後方謂殺四角上下各去五寸所去之處以物補飾之使方也直則天子直是也　陳氏祥道曰天子之韠直其會龍火與山諸侯前後方其會火以下大夫前方後挫角其會山而已鄭氏謂山取其仁火取其明龍取其變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韎韋　方氏慤曰韠以韋為之一而已士言爵韋者舉卑以見尊也曰君則兼天子諸侯言之矣然詩以赤芾為諸侯之

服者蓋諸侯之在國則朱韍以存臨下之仁在朝則赤韍以示事上之禮故也天子體天以臨下故直諸侯法地以事上故方於方言前後則直亦前後可知所謂直則必方矣所謂方則未必直也此其所以為殺與

通論孔氏頴達曰知朱韠非祭服韠者若其祭服則天子諸侯祭服玄衣纁裳其韠則君與大夫士無別同是赤色何得云大夫素士爵韋且祭服之韠大夫

以上謂之韍士爵弁謂之韎韐不得稱韠故知非祭服也　陳氏祥道曰士冠禮於皮弁玄端皆言韠於爵弁言韎韐詩於素韠言韠於朱芾赤芾乃言芾是韠者芾之通稱而芾與韎韐異其名所以尊祭服也君韠雖以朱而諸侯朝王亦赤芾詩曰赤芾在股赤芾金舄是也士雖以爵凡君子之齊服皆爵韠記曰齊則績結佩而爵韠是也采芑言方叔之將兵韍以朱瞻彼洛矣言作六師而韍以韎韐者蓋兵事韋弁

服韋弁服纁裳故貴者以朱芾卑者以韎韐韎韐即所謂緼韍　陳氏澔曰詩疏曰古者佃魚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重古道不忘本也士服爵弁以韎韐配之則服冕者以芾配之

餘論成氏伯璵曰古者韠韍用皮今用絲以代之故其字從絲也

總論孔氏頴達曰此總明韠韍上下尊卑之制案雜

記云會去上五寸紕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
素紃以五采會謂上領縫也領之所用蓋與紕同鄭
此言即上去五寸是領也以爵韋為領其會之下兩
邊皆紕以爵韋表裏各三寸下所云五寸紕所不至
者紕以素紃以五采也韠制大畧如此或據禮圖形
如要鼓以今參驗不附人情　吳氏澄曰韠之制長
三尺上廣一尺下廣二尺天子自上之左右角廣一
尺處斜裁至下之左右角廣二尺處盡其所裁一直

而無所屈故曰直諸侯自上之左右角正裁而下至五寸止止處亦廣一尺自下之左右角正裁而上至五寸止止處亦廣二尺又自上五寸之下廣一尺處斜裁至下五寸之上廣二尺處止上下各有五寸皆不斜裁故方大夫自下之左右角正裁而上至五寸止止處廣二尺就此廣處左右皆斜裁之至上左右角廣一尺處盡其上端之左右及左右之兩邊各剡一寸去其兩角其下端裁方與諸侯同上端不裁方

但刻其兩角而已故圜士之下端左右角亦裁方上至五寸而止止處廣二尺亦就止處斜裁至上端廣一尺處盡如大夫但不刻圜二角蓋後直而前方故曰前後正上端用爵韋橫紕表裏各五寸中閒長二尺亦用爵韋紕其左右二邊表裏各廣三寸其下端用生帛橫緣表裏各五寸其四角領紕邊紕下緣相接處用五采之紃斜襯其兩緣之交會處

存疑鄭氏康成曰天子之士則直諸侯之士則方

陸氏佃曰朱爵弁之韠素皮弁之韠爵玄端之韠君主爵弁大夫主皮弁士主玄端

韠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頸古井反又吉成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頸五寸亦謂廣也頸中央肩兩角皆上接革帶以繫之肩與革帶廣同孔疏上下及肩與革帶俱二寸

凡佩繫於革帶孔疏以韠繫於革帶恐佩繫於大帶故云然以大帶用組約其物細小不堪懸韠佩故也

方氏慤曰肩兩角也以在兩旁如人之肩

也以繫於帶故並言革帶之博焉　吳氏澄曰中頸廣五寸左右肩各廣二寸頸至左右肩中閒相去各五寸合為一尺與韠之上端同廣　成氏伯璵曰中紐謂之頸以皮為之兩邊紐謂之肩皆穿於革帶者存疑陳氏祥道曰雜記云會去上五寸又云不至下五寸其中餘二尺也則韠之頸肩在上自頸肩而下其身也鄭氏別以其身之五寸為頸而會為頸縫是肩在頸上矣

案鄭云皆上接革帶是亦以頸肩在上而未嘗以其身之五寸為頸也且孔氏申之云其上下及肩與革帶俱二寸是合頸下言之則五寸其實則二寸也其云中央者對兩肩言之耳陳氏誤認而辨之方氏誤認而附之乃謂上下皆大而中特小是豈知形如要鼓孔氏固已斥之矣革帶博二寸與雜帶同廣義或然也

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二寸再

繚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

正義鄭氏康成曰雜猶飾也即上之裨君裨帶上以朱下以綠終之孔疏熊氏云據要為正朱是正色故在上綠是閒色故在下大夫裨垂外以玄內以華華黃色也孔疏熊氏云遠人為外近人為內玄是天色故在外以華對玄故以為黃黃是地色故在內也士裨垂之下外內皆以緇是為緇帶孔疏士既練帶而士冠禮謂之緇帶據韠色言之韠之內外皆用緇也案疏所謂韠即注所謂裨也大夫以上以素皆廣四寸士以練廣二寸再繚之凡帶有司之帶也亦緶之如士帶矣無箴功

則不裨之士雖繂帶裨亦用箴功凡帶不裨下士也此又亂脱在是宜承紳韠結三齊　孔氏穎達曰大夫大帶四寸謂合素為之廣四寸士用單練廣二寸再度繞腰亦四寸有率謂其帶既禪亦以箴緶緝其側但繂襵之而已無別裨飾之箴功　方氏慤曰言雜帶則知素帶之為純言素帶則知雜帶之為采矣存疑陸氏佃曰緑木之閒華土之閒先儒謂五閒緑紅碧紫騮華即騮也雜帶二寸再繚四寸雜帶之二

當大帶之一

案大帶正服之帶雜帶雜服之帶謂燕私所用正服之帶皆素雜服之帶則天子諸侯有朱有緑大夫有玄有黄士則惟緇而已尊者明卑者闇也大夫以上廣四寸故言大士廣二寸故不言大陸謂雜帶皆二寸恐未然

一命緼韍幽衡再命赤韍幽衡三命赤韍葱衡緼音溫韍音弗

幽讀為黝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玄冕爵弁服之韠孔疏上是玄端之韠此韠異於上尊祭服異其名耳孔疏他服稱韠祭服稱韍是異其名韍之言亦蔽也緼赤黃之閒色所謂韎也孔疏士冠禮爵弁韎韐此緼服當彼韎韐蓋以蒨草染之其色淺赤則緼為赤黃之閒色衡佩玉之衡也幽讀為黝黑謂之黝青謂之蔥孔疏周禮牧人陰祀用黝牲又孫炎注爾雅云黝青黑蔥則青之異色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孔疏公之卿玄冕侯伯之卿絺冕

陳氏祥道曰緼則其色雜雜則賤故於士言之

赤則其色純矣純則貴故於卿大夫言之　方氏慤

曰緼赤黄之色緼者藏也一命其韍用緼以見雖有所緼未足以發見而著明也再命三命爵位漸隆足以發見而著明矣故其韍用赤焉

辨正陳氏祥道曰韍不獨祭服也服其命服朱芾斯皇見於方叔赤芾金舄又歌於會東都之諸侯禮曰君朱大夫素士爵韋又曰赤韍幽衡赤韍蔥衡若朝服也然主人玄端素韠於廟門之内以筮日則見於

士冠禮之初而緇衣則爵韠皮弁則素韠又序於士冠禮三加之際則韠不得為朝服也

案韠韍無別朝祭命數亦不專據侯國也特以一再三命定緼赤拼衡之幽蔥耳言三命則上者可知而不虞無別者形則圜殺直此經是已會則龍火山明堂位是已

天子素帶朱裏終辟

正義鄭氏康成曰天子素帶謂大帶也　孔氏穎達

曰天子以素為帶用朱為裏終竟帶身在要及垂皆裨故曰終辟　方氏慤曰帶之體用素示有潔白之德約其身帶之裏用朱示有含陽之德資於心

王后褘衣夫人揄狄褘音翬許韋反下同揄音搖狄同翟

正義鄭氏康成曰褘讀如翬揄讀如搖翬搖皆翟雉名也孔疏爾雅釋鳥伊雒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搖刻繒而畫之著於衣以為飾因以為名也夫人三夫人孔疏王后夫人其文相次故以夫人為三夫人亦侯伯之夫人也案鄭注周禮內司服

侯伯夫人揄狄子男之夫人闕狄 孔氏穎達曰此至從男子論王后以下命婦之服褘衣畫翬於衣六服之最尊也狄讀如翟

通論鄭氏康成曰王者之後夫人亦褘衣孔疏王者之後與天子同故祭其先王亦褘衣也若祭先公則降焉魯祭周公其夫人亦褘衣故明堂位云君袞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房中 孔氏穎達曰鄭注內司服云褘衣畫翬揄狄畫搖闕翟刻而不畫從王祭先王則服褘衣祭先公則服揄狄祭羣小祀則服闕翟鞠衣黃桑服也

色如鞠塵服之以告桑屐衣以禮見王及賔客褖衣御於王之服闕狄赤揄翟青褘衣玄鞠衣黄屐衣白褖衣黒其六服皆以素紗為裏　陳氏祥道曰九者陽之窮故王之吉服九六者陰之終故后之吉服六王之服九而祭服六后之服六而祭服三以婦人不預天地山川社稷之祭故也王之服衣裳之色異后之服連衣裳而其色同以婦人之德本末純一故也王之服襌而無裏后之服裏而不襌以陽成於奇陰

成於偶故也崔靈恩謂王后三翟數皆十二三公而下夫人雖數如命數於理或然　方氏慤曰言褘衣則知揄之為衣言揄狄則知褘之為狄鞠衣而下不言狄則以不畫狄故也六服之制上得以兼下下不得而僭上后之褘衣至尊之所獨揄狄則諸侯公夫人之所同狄之為性交有時別有倫守死而不犯分婦德所宜以至后之五路皆重翟其義亦若是而已存疑孔氏頴達曰三夫人與三公同對王為屈三公

執璧與子男同則三夫人亦當與子男夫人同故鄭注司服云三夫人及公之妻其屈狄以下乎為兩解之也　方氏慤曰三夫人屈狄與三公在朝鷩冕同義

案本文言夫人揄狄蓋合三夫人及侯伯夫人言之不應謂三夫人降於侯伯之夫人也司服注本疑辭不足為據且射人三公之璧本與子男之璧不同三公縱屈於王豈有全同子男之理

三寸長齊於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韠結三齊

正義鄭氏康成曰三寸謂約帶紐組之廣也長齊於帶與紳齊也紳帶之垂者言其屈而重也　孔疏解垂帶名紳之意

論語曰子張書諸紳有司府史之屬也三分帶下而三尺則帶高於中也結約餘也此又亂脫在是宜承約用組結或為衿　孔氏穎達曰組濶三寸長齊於帶者約紐組餘長三尺與帶垂者齊紳謂帶之垂

者紳重也重屈而舒申其制士長三尺有司長二尺五寸引子游之言以證紳之長短人長八尺大帶之下四尺五寸分為三分紳居二分長三尺也紳韠結三齊者紳謂紳帶韠謂蔽膝結謂約紐餘組三者俱長三尺故云三齊也　方氏慤曰有司欲其便於趨走故特去其五寸

案帶有當心上者有當腰者自心上至腰一尺五寸腰以下三尺紳指自腰以下者故曰三分帶下紳居二焉

君命屈狄再命褘衣一命襢衣士褖衣褘依注作鞠襢張戰反褖土亂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屈周禮作闕謂刻繒為翟不畫也

此子男之夫人及其卿大夫士之妻命服也孔疏典命云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此云再命褘衣一命襢衣士褖衣又承闕狄下正與子男同故知據子男夫人及卿大夫士之妻也褘當為鞠字之誤也孔疏褘衣是王后之服故疑當為鞠子男之卿再命而妻鞠衣則鞠衣襢衣褖衣者諸侯之臣皆分為三等其妻以次受此服也孔疏明諸侯臣之妻

唯有三等之服公之臣孤為上卿大夫次之士次之孔疏此謂上公臣為三等侯伯子男之臣卿為上大夫次之士次之孔疏是亦三等褖或作稅　孔氏穎達曰襢展也子男之士不命其妻服褖衣鄭注士喪禮褖之言緣黑衣裳以赤緣之　陳氏祥道曰周官內司服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鄭氏以為內命婦之服鞠衣九嬪也展衣世婦也緣衣女御也外命婦者其夫孤也則鞠衣卿大夫也則展衣士也則緣衣

通論范氏鍾曰王后而下服分六等各視其夫爵以位為之隆殺也世婦而上各分六等由君而命以德為之隆殺也唯世婦命於奠繭昭婦功也其他皆從男子昭婦順也六宮之内后親蠶世婦以下皆分繭稱絲效功以共冕服百官之衆夫尊於朝婦榮於室位高而後身顯無敢覬覦一衣服之閒區别如此安有不稱其服者乎如是然後家齊而國治

存疑鄭氏康成曰君女君也孔疏女君謂后禮天子諸侯命

其臣后夫人亦命其妻以衣服所謂夫尊於朝妻榮於室也孔疏子男之妻不得受天子之命受后之命

存異陸氏佃曰屈狄其夫五命之服也蒙上又兩加命是為九命所謂再命褘衣者此歟不言五命屈狄而言君命著君命以奇自五兩加焉一加為七命又一加為九命矣士一命其妻褖衣若加一命是為大夫則其妻服襢衣所謂一命襢衣者此歟據侯伯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

案鄭說下禕當作鞠甚是陸氏讀如字而以經文一命再命為加命謂子男之夫人加命服誤也如其說則子男妻五命屈狄加一命而六則褕翟加再命而七則禕衣乃可通耳加一命乃襢衣何說耶君命王命也獻繭之禮世婦先奉繭示王乃獻后則必王命之而后傳王命以命之也獨於子男之夫人言之者其上則后夫人屬君其下則卿大夫士為臣於此言君命則上與下該矣經曰君命尊王也記曰夫人之

不命於天子自魯公始則夫人固命於王不命於后可知

唯世婦命於奠繭其他則皆從男子

正義鄭氏康成曰奠猶獻也孔疏凡獻物必先奠於地凡世婦以下蠶事畢獻繭乃命之以其服天子之后夫人九嬪及諸侯之夫人夫在其位則妻得服其服矣　孔氏穎達曰世婦謂天子二十七世婦以下也

存疑孔氏穎達曰凡夫尊於朝妻貴於室皆得各服

其命服今唯世婦及卿大夫之妻雖已被命猶不得
即服命服必又須經入助蠶蠶畢獻繭繭多功大君
親命之著服乃得服爾故曰命於奠繭世婦以下女
御亦然其他不須奠繭之命其夫得命其妻得著命
服故曰皆從男子
案禮天子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媵之皆以姪娣從一
女爲嫡爲妻天子稱后諸侯稱夫人一女爲左媵一
女爲右媵皆爲貴妾天子及諸侯俱稱妃或與后夫人

通稱三妃亦曰三夫人蓋夫者扶也取扶助人之義故王后亦可稱夫人周宣王稱姜后曰夫人周官漿人供夫人致飲于賔客之禮掌客夫人致禮王人諸侯以享夫人夫人以勞諸侯是也一嫡二媵各以姪娣從天子一娶十二女則各從姪娣三人凡九人謂之九嬪禮所謂嫡姪娣左媵姪娣右媵姪娣是也后妃及嬪所從侍女嫡四人左右媵各三人凡十人謂之女御周官女御掌服二人掌縫八人是也俱屬于

九嬪教之故亦稱九御周語所謂内官不過九御也三夫人九嬪不必奠繭而後命其命于奠繭者唯世婦耳但二十七世婦有本先君宫人而為世婦者或有從女御之賢而加命者此内世婦之命于奠繭者也若卿大夫之妻為外世婦則視其夫之爵以為差所謂其他則皆從男子亦必因奠繭而命也周禮天官九嬪舉數世婦不舉數春官世婦乃舉數然總之不過二十七人止矣天官世婦不言數内恆少也春

官言每宮卿二人大夫四人上士八人則當賓祭時

所用相禮之數非實有八十四世婦也

欽定禮記義疏卷四十二